

上海婦女

第九期 第三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公共租界警察處登記證字一四三號

上海婦女三卷九期目錄

魯迅先生與家庭

送葬的行列

魯迅先生關於婦女經濟獨立的意見

漫談——模範的中華女兒：明
戰時兒童保育工作：丹倫
逆倫案給我們的指示：文心
事在人為：央

離吉安去安義

窗下談叢

婦女與教育

一滿州一與一大陸新娘

六位愛國女士訪問記（福建通訊）

職業婦女的結婚問題

為郵局歧視女性各方電文彙錄

唯物戀愛觀提要（名著提要）

女護士（各部門職業婦女生活巡禮）

俱樂部（租界圈外）

商務印書館女工生活

藝人唐若青女士訪問記

情海疑雲在璇宮

讀者園地

信箱

編後記

封面插圖（皖南某軍女工教導隊野外上課）

景宋（一）

鐵懷（二）

三石（三）

文心（四）

黃大姐（六）

也愚（十）

夏之仁（十二）

碧梧（十四）

福（十七）

淑（二十三）

文央·姜平（一八）

洪流（二二）

小林（二四）

速（二五）

雲裳（三一）

季子（二六）

朴狄（二八）

亦明（二九）

張冰（二九）

蔡紹敏（三一）

編輯室（二七）

上海婦女

第三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人 蔣逸霽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二號
電話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文字非經本社許可不得轉載

定價		郵費	
訂購辦法	冊數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零售	一	一角六分	二角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六角	二元四角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三元一角	四元二角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為限		五元二角	三元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
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五時星期日停止

魯迅先生與家庭

景宋

孫伏園先生在「哭魯迅先生」裏，曾經這樣寫過：

「魯迅先生的房中總只有床鋪，網籃，衣箱，書案，這幾樣東西。萬一甚麼時候要出外，他只要把鋪蓋一捲，網籃或衣箱任取一樣，就是登程的旅伴了。他永遠在奮鬥的途中，從來不夢想什麼是較為安適的生活。他雖為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却完全是一個獨身者。」

在北平時代魯迅先生的生活，上面幾句話實可以概括無遺了。「永遠在奮鬥的途中，」這是我們孫師兄最的確的評語。惟其如此，對於家庭多少較一般人冷淡，奮鬥的結果難免犧牲，豫料到會犧牲了，還有什麼看不透，忍不住，捨不掉的麼？一個社會的戰士，對於家庭的注意自然相當淡薄，人的精力究竟有限，方方面面到是很難得的。

隨手舉一個簡單的例：我們初到上海的時候，住在景雲里的最末一幢房子裏。有一天，差不多是深秋，天快暗了，他還在那幾張頭迷腦地，聚精會神拿着筆在寫不完地儘寫儘寫。我偶然雙手放在他的肩上，打算勸他休息一下，那曉得他筆是放下了，却滿臉的不高興。我那時很孩子氣，滿心好意，遇到這麼一來，真像在北方極暖的溫室驟然走到冰天雪地一樣，感覺到氣也透不過來地難過。稍後，他給我解釋：「寫開東西的時候，什麼旁的事情是顧不到的，這時最好不理他，甚至喫飯也是多餘的事。」這個印象給我是非常之深刻的，從此處處更加小心，謹言慎行了。但是在我們的生活裏，他總

勉強着自己，從來沒有因為寫作忙急而不和我在一起喫飯的，也可見他儘可能地在將就別人。

在北平，他房子的一部份像倒放的罍字，他就在倒下的口字中作為臥室兼書室，三個口字當中的地方，在北角放着他們日常用的喫飯桌椅，西北角是一只木櫥，西面放一衣架和柳條箱，經常打開着，這裏放些他日用的襯衣褲，什麼時候高興換了，就自己去拿。東南角還擺一盞面盆架，水桶，要洗面了，也是自己隨便什麼時候都方便的。後來在上海，因為工作的忙迫，這些瑣碎的照料隨時我可以效勞了，他就時常向人感嘆似地說：「現在換件衣服也不曉得向什麼地方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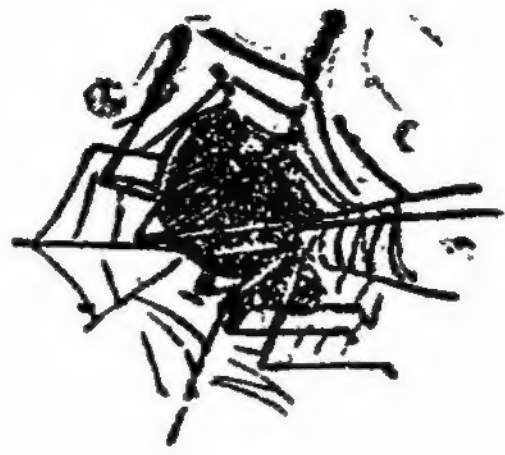
我曾經遇到過一位舊時代的官僚親戚，他每回到家裏來，就像一隻貓走到一個鼠窠裏一樣，立刻聲息全無。偶不小心，就聽到訓斥的告誡說：「我是掌舵的，船怎樣走要依我。你們是坐船的，沒有我不行，你們不許作聲！」坐船的人會能過問或配懂得開船的呢？這真是專制家長的自白。我有時跑到他的家裏探望一下，遇到的時候，也是坐他船的了，一樣的不好做聲，然而心裏却十二分的不舒服。魯迅先生却相反，不但不要掌舵，倒像坐船的，一任我們意思。自己能動手的就是做，沒有空我幫他也可以，但絕不勉強，總要看我的能力而定。對於女工，從來是沒有呼喚責備過一聲的。遇到我不在家，要泡茶了，就自己捧着茶壺走下樓梯，到廚房去，自己動手燒水也可以

，如果不是女工見到接過來代勞的話。就是這樣的，儘自己動手，絕對不肯從樓上高聲喊叫人來的。

在家庭裏，有三樣東西是他最恨的：貓，蟑螂，蒼蠅。在「朝花夕拾」狗·貓·鼠裏，說明他的仇貓，「在十歲上下的時候，……喫了我飼養着的可愛的小小的隱鼠」。到後來，他書桌旁那玻璃缸養着的內山先生送來的十尾「蘇州魚」，忽然短少了，沒有屍體，周圍也看不到跳出的痕跡。幾次的疑案，忽然在一天夜飯後回到房裏，電燈一亮，一隻貓從玻璃缸旁竄逃，於是疑團頓息似地，見到貓就丟去打。有時我先睡熟了，聽到樓下客堂衝擊的聲響，莫名其妙地趕緊跑下去一看，原來關門窗，他拿着棒在打貓，貓南北地跳，朝着兩頭的窗，是困獸，却不善鬥。他則追奔逐北地兩頭跟着去打，見到我來了，也招呼加入戰線，如果不是偶然的機會給它得閒脫逃，準會死在亂棒之下的。蟑螂是夜



出殯之前——在萬國殯儀館



魯迅先生關於婦女經濟獨立的意見

三石

一個生長在舊社會的人，假如他生性麻木，那他長大起來的守舊乖僻，一定會超過他們的父母，因為耳提面命被薰陶得深了，但是假如是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人，那他將會比一班後生更痛惡舊的，因為他對舊社會的壞處了解得太深切了，魯迅先生就是後一種人。

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吧，他就特別同情舊社會中的弱者，女子是舊社會中弱者的弱者，因此在他的文字中，深惡的咒咀了那班以女子為奴隸，而欺壓嘲罵女性的新舊男士們的篇章不在少數，他也不但僅是在文字上為女子鳴不平的，在現在還在活躍着的女的文藝工作者，如丁玲、白薇、蕭紅，他是多少少關於文藝工作方面給與她們以指示過的，他對年青的一代的期望，是不分男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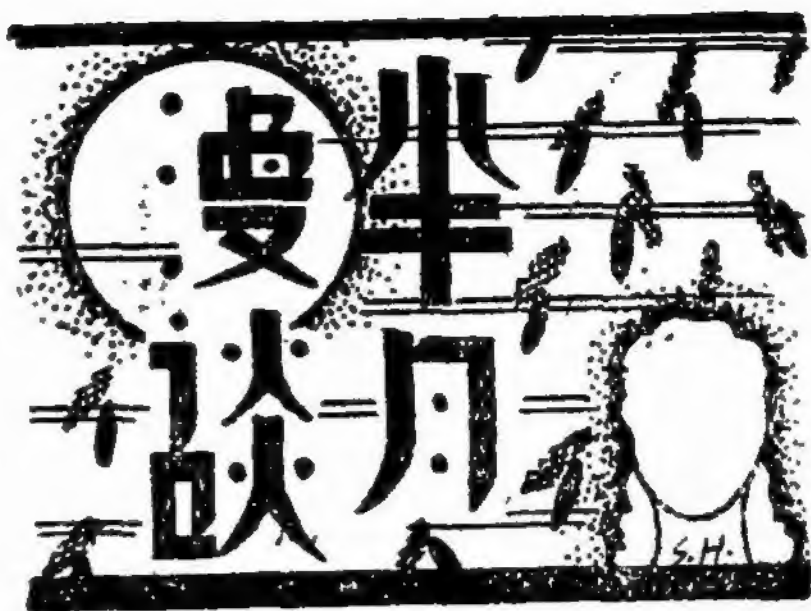
自然，像他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是不會不看到社會的核心的，所以他對女子不但同情也不僅為她們鳴不平而已，他是代她們指出了路的在一九二三年在他的一篇演講辭，娜拉走後怎樣，就說過這樣的話。「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

。到一九三三年，辰光雖然過了十年，女子在社會上服務的增多，照他所說的，「除女工，為的是他們工錢低，又聽話，因此為廠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只因為是女子，所以一面雖然被稱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廣告……這是五四運動後，提倡了婦女解放以後的成績。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對於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本來他在娜拉走後怎樣中就說過：「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嗎？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這時他更沉痛的說：「在這并未改革的社會裏，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并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變了，其實還只是一樣的在給別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聽命於別人」。也在這一年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關於女人是更直接了當的說明這個社會存在一天，女人要澈底翻身的困難。

不過這并不是說在社會改革之前就「餓着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方法」。「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以上兩段皆見娜拉走後怎樣）因為至少「被人所牽的事減少」了！

抗戰二年後的現在，在中國可以說各事都有着飛躍的進步，但是對女子的觀感似乎在某些地方倒顯示着退步，整天就聽得囂囂之聲，什麼錄用職員，女性只能占百分之五哪！什麼結婚過婚的女子只能回去養孩子，不能出來做事哪！聽了這些，再來看先生的遺訓就更覺得可珍貴了。

現在我願意把先生的一段遺訓介紹給大家，可以用作對付最近所聽到的囂囂，也可以作為我們今後努力的目標：「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鬥。但我并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鎗，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隻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鬥爭，也還是必要的。」（關於婦女解放）



模範的中華女兒

明

金風瑟瑟，已

所以當寒衣運動剛開始，立刻捐出五十元。

涼未寒的天氣，都市的人們，都穿上了秋裝，籌劃着冬衣。我們吃飽穿暖的人們，可想起在前線作戰的將士？

陳女士承襲了她父母的遺產，她認為那是勞苦大眾身上剝奪來的血汗，應該用回在勞苦大眾的身上，所以一部份留着舉辦社會事業外，撥捐寒衣二百元。

他們忍飢受寒，拚死拚活，爲的還不是國家民族和我們老百姓？他們已經不斷的貢獻——犧牲了他們的身體生命，挫折消滅X人，換來祖國的生存解放。我們孤島上的中華兒女，豈能抽手觀望，讓他們獨擅光榮？勝利是要靠大家的！爭取最後的勝利，乃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國民責任！X奸，汪X造謠，說什麼淪陷區的民衆厭惡抗戰，希望講和，該拿我們的實際行動來回答它。

募寒衣運動乃是我們民意測驗的標準尺度。這次寒衣運動發動以來，各方響應的熱烈情形真是嚇壞了X奸狗徒們。舉兩三個例子吧：

陸老太太樂善好施，每年一定捐助善堂一筆錢，施捨棺木，專門收殮無主屍身。現在覺得生人比死人要緊，修來世不如把敵人驅逐出去來得切實，

某義務學校學生，都是女工和家貧無法入學的

婦女，她們生活的困難情形，是可以想得出的，而當她們聽到前線將士要募寒衣，一個個都興奮的，熱烈的，盡她們身上所有，通通捐出，共總八塊多錢。她們還說：「我們沒有什麼錢，頂好把衣服拿來，我們可以幫着做；我們不能去打仗，能夠幫忙他們打仗的人，好像心裏好過一點。」

這不過是一個開端，後面的好戲，還須我們大家的努力呢。看誰得第一吧！

逆倫案給我們的指示

文心

逆子周欽吉周欽祥弑父案，在最近的上海，算是哄動一時的社會新聞，站在人倫、法律、及社會秩序的見地上，這自然是駭人聽聞，這自然是大逆

不道，無可寬恕的事實，當然，我們用不着也不應該替逆子辯護，替逆子訴冤的。

我們現在要提出來作爲一個問題來討論的，倒是這複雜而殘酷的家庭糾紛，是怎樣造成的？這件逆倫事件，告訴了我們什麼，指示了我們什麼沒有？

有的，這不免要談到「男權」與「女權」，「父黨」與「母黨」，以及感情、教育、責任等等問題上去。

一、它指示我們，在一個家庭裏面，父與母，不能不合作，這大足以影響到子女的性格與行爲。

——這兩個兒子的殘忍，完全是畸形的家庭造成的。所謂「乖氣致戾和氣致祥」。不是兒子造成了慘劇，而是不和諧的家庭，迫使他們去演這幕慘劇的。

二、它指示我們，在一個家庭裏面，男的仗着他傳統的優勢，欺壓妻子，欺壓兒女，也許可以逞快一時，到頭來會遭受到極大的反抗的。——死者周永杰的毆打妻子，苛待子女，不許兒子求學，家長的權威，發揮得夠痛快了，他却死也想不到會遭受到殺身之禍的。

三、它指示我們，做母親的，也不該植黨營私，把子女作爲夫婦不睦的犧牲品。——周欽吉的口供中說「這分明是一種慢性手段，想叫我母親死在

他手裏，「寧願殺死了父親，讓母親存在，」這顯然他們是屬於母黨，替母親報仇的。其實兒子代母親打抱不平，祇要在父親面前直諫就行，最多也只要邀集些公正的親友，出來勸導勸導。如果他們的祖父還存在的話，那他不是最好的公正人嗎？何必把對於母親的同情，化作用電流觸殺父親，更用斧鋸支解，用硝酸滅跡呢？大約這位母親平日對兒子的教育，都集中於對父親的毒恨上邊，要不然，這種狠心是下不起來的。

四、它指示我們，子女的教育，是父母應盡的義務，養而不教，不但失職，而且這仇恨，這報應，要同反到自己頭上來的。——死者周永杰，身為藥房經理，生活聽說亦相當富裕，但對於兒子的教育，却拒付學費，這不知是何居心！天下很多這種不顧前途，不顧後代的「守財奴」，但結果會自食其果，他們却是不知道的。

五、最後我們更要指出，在這大時代的前面，該殺的祇有我們的敵人，及不爭氣的幫凶，除此以外，我們都得合作，都得寬容，何況是至親骨肉的父親。我們即不說什麼孝道，也當站在人道與正義的立場上，反對這種行為；指出這種家庭慘劇發生的原因。這樣，我們才算已盡了文化人的責任。

戰時兒童保育工作 丹命

自從蔣夫人在廬山召開了婦女界領袖會議，全國婦女，才有了總的機構，總的團結。本月二十日蔣夫人又在重慶召開「戰時兒童保育院院長會議」雖然會議結果如何，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從下列幾點，便可推知意義的重大，與收穫的良好，關於兒童保育，將會有新的發展。

第一，來者都係各省市從事兒童保育工作的代表，而兒童保育會，是去年三月間就開始組織的，已經有了一年半以上的歷史，那末，保育院的設立，至少已有一年左右，用辦理一年左右的實際經驗作討論資料，是再具體再切實不過的，一般會議所最易犯的「徒尙空談」，該會決不會蹈覆轍。這不是保育前途的曙光？

第二，馬夫人的開會詞中，更明白的說出了「意在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真的，「失敗乃成功之母」，各地的保育院，恐難免有實際上的缺點和困難，能有機會開誠佈公的檢討一下，一定可以改革許多缺點，解決許多難題，對於將來的策勵，是有着非常大的功效的。這，不是中國兒童的福音？

第三，此次領導開會的，都是黨國要人的夫人，及熱心公益的仕女。保育會代表及保育院院長，是實際工作者，而前者是加強力量，推動工作，提倡，鼓勵，及通盤籌劃的人。要舉辦一件事情，一定要頭頭苦幹及運籌帷幄兩種人，好像燒飯一定要火力與功候同時到家一樣。而這次的保育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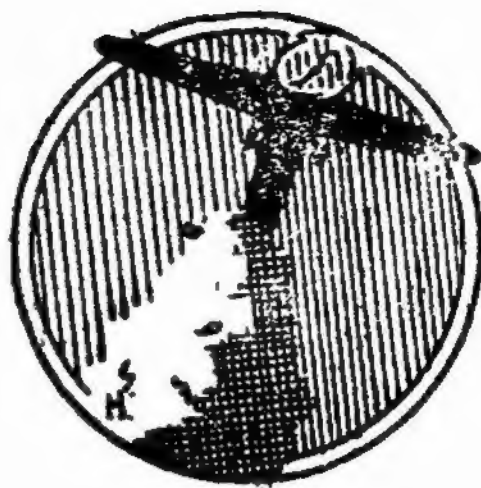
表現了這種精神。

搶救兒童，保育兒童，對國家民族，是多麼大的供獻，多麼大的重負。戰爭不是犧牲了幾十萬壯士？人家不是正在掠誘我們的兒童，去補充他們損失了的人口？我們自己，怎能不負起責任，教養次代的國民！蔣夫人及全國各省市的姊妹，已經那樣地在注意，在努力，在提倡，在合作；我們孤島上的婦女呢？除出保愛自己的兒孫以外，該如何負責保育戰地的孤兒，垃圾桶邊的棄兒，流離失所的難童，風餐露宿的流浪兒，及協助上海已有的二十幾個慈幼機關啊！

事在人為

央

「近有三十萬回教婦女，在西北從事公路建設。」這是何等動人何等令人興奮的消息。筆者讀完了這一段新聞，好像親眼看見一批身體強健的女人，昂首挺胸，背負着鐵鎚，鶴嘴，肩挑着沙土重担，很輕快的在工作，在前進。地無分南北，人無分男女，種族不分漢回，其對於抗戰建國的努力是一樣的。我望文弱的「上海小姐」，也能「坦當起任何艱苦工作」！有人到過西北，遇見一位「蘇州小姐」，已她脫却革履，穿上草鞋；卸却旗袍，換上短裝；放棄了天堂的安寧，呼吸着塞北的烽烟；吃的是小米青菜，住的是窑洞地窖，可是她更強健。誰說江南人文秀，事在人為！



離吉安去安義

黃大姊

——一九三九，四，二十。我們一行十八人，爲了要加緊去組織將被敵人拉誘去的民衆，才毅然改變了「到浙江去！」的計畫而在三天內逕入安義。

嘻嘻哈哈，
哈哈嘻嘻；
謔笑，
蹦跳，
打諢諧，
唱「賣梨膏糖」，
哼土曲兒；
一路上沒有拘束的
像小孩子般的
鬧着，嚷着，
沒有間斷過。
我們

——上海職青的一羣，
在二年多砲火裏，
生硬硬地鑄鍊成
天真的

聰明的
勇敢的
十八個祖國的小伙仔——
在向着安義

——×人南潯線的軍事重鎮——
沒有絲慮的活潑的躍進！

顯然的，心頭
在不可抑制的怒放着

奮喜的花朵，

一瓣瓣的×

鮮紅的

開向：

嘴角，

眼睛旁，

兩腮。

奮喜着：

以後，

能投在非常的

「死多生少」的虎口裏，

去來一個非常的

掙扎，

學習，

鍛鍊，

認識，

而生硬硬地要把

我的「死多生少」的心頭黯翳，

劇變成

×的「死多生少」的活生生的現

實！

×

×

×

隊伍裏，

間雜着：

小脚一蹺一拐的

掙破封建火爐跳出來的

家庭婦女，

她，四十歲了！

只僅十二歲的

喜皮撒驕的

本來是捐鋤頭的野孩子，

老的，少的，

安南人，四川人，雲南人……；

可是，誰都

沒有一絲隔膜似的，

任性的，

狂笑的，

傾談着，嬉戲着，檢究看，

在

火竈邊，

洗衣石畔，

船頭，船尾，

攤着的大地圖邊沿，

重疊的書旁。

這樣，

無數的

渴望的

駭奇的

喜靨的

眼光和笑臉，

立刻從岸上帶來，圍攏。

駭奇的是：

這樣年少的，年老的，

竟也起來革命了！

渴望的是：

他們去，定有辦法！

喜露的是：

看到這十八個孩子，

像看到中華民族活躍光輝的前途

當船蠕動時，

他們，內心極度的

熱燒着！

激盪着！

不由自主地

高揚着雙手，

呆張着嘴吧，

企伸着頸頸，

睜細着眼睛，

盯送我們的船

漸小漸小，

渺失在地平線的邊緣。

x x x

船，

蠕蠕地從岸邊橫開。

生龍活虎的同志們，

現在，一個個都

像晚上要出嫁的處女，

有喜，有感。

眼前

每一塊磚，

每一座屋，

每一個岸上人，

每一棵樹，草

都好像初戀的情人，

美麗！健實！

開始

眼不轉睛地，迷惘地，

在遐想：

——「什麼時候再能看見吉安

呀——」——

在嗚咽：

——「我的家，

在吉水邊上——

什麼時候——

再能夠會見——吉安——」

漠然間，

突揚來一個回聲，

錘擊着十八個的心：

——「那，

工還全仗我們的作

——x人後方組訓工

作——

着勁嗎？

夠不？

固不固？

孩子們——」

x x x

大江中心。

水，天，

天，水。

微風溫潤地舐吻着

軟軟忸忸的水波；

水流激觸着船底，

「帆……帆……」——地，單調

地。

靜寂，悶窒，

可清晰聽到：

一個蜜蜂的撞擊玻璃窗聲。

同志們都坦臥着，

迷惘地，醉洋洋地

呆望着碧青太空。

耳朵，

烘烘地在燥響，

隱幽地飄擊出——

奇怪的金屬的錚鳴聲：

——「勇敢前進！孩子們……

……

「用你們血灑遍南潯線……

……

「用青年聰明去粉碎x人

愚蠢……」

「此後要更努力，更機警

……」

「注意：死你們一個，等

於死我們一百……」

「……」——

無限的

期待，親攀鋼沉的奮呼！

人，

恍在岸旁，在吉安。

x x x

河兩旁，

無邊無際地

草，野蘆，灌木樹。

荒蕪。

單調，

死寂。

黃昏：

晚霞，

——酒醉的緋紅夾雜在昏迷的

金黃裏，

假倚在西邊地平線上；

幾隻餓鴉

在眼前「利」的掠過，

「壞——壞——」地，

尖慘，拉遠！

十八個詩人樣的心，

就時沸滾上複雜的遐思：

恍惚，在

血海似的遠天邊，

森林般的手——鐵塊子？——在

高舉，

控緊，

撐開；

隱隱的飄傳來

掙扎在血海裏的漩渦聲。

十八個人，

全不由主地，

圍搭着左臂，

堅揚起右手，

懺悔似的神情

呆仰着西邊，

在船頭的晚風衝撞裏，

激揚的唱着：

——「同志們……

掙扎啊——

我們——也——來加入了……」

鏽鐵的聲音，

瘡紅的腮頰，

粗突的脈管，

沸滾的血流。

x x x

一路上，

污臉，赤脚，蓬髮，黑漆手，

十足的「小討飯」集團！

每日熟練的功課：——

「捉蟲子，」

蟲子像臭蟲般茁壯，

天天捉，天天增，

在髮根，衣褲縫裏，

哭喪着臉，

沙瘡着嗓子——

「老爺——我……我們……是

x x x……逃，逃……

請……給點……爛飯——」

臥臭稻草堆，

向稻草堆鬥牛樣勇猛鑽進，

「呼——呼——」

小孩子般的甜蜜。

管她媽有爬蟲！臭！發酵！芒刺

！……；

任性的搔刺着疥瘡，

——疥瘡生得黃蜂窩價密——

「吵……吵……扯……」地，

集着精，會着神，

口涎茫然的「躲——……」

吃飯用蘆柴管當箸，

堅厚腳皮權算當鞋底，

下雨，百鍊的「賊骨」有！怕什麼

——？

這，這是

進步！

落伍！

新生！

「下流氓！」

學習！

但，誰都為幹這

而驕笑，

舞蹈，

歡呼，

比賽。

x x x

睡覺外，

不論日間，漆黑夜，雷雨天……

我們——

好動的十八個孩子，

儘能地利用着一分，一秒。

老楊和小柯，

高捲縮起褲管，

弓着半圓形身軀，

幫助拉弦板，

節拍地奮唱着

大舌頭的伏加爾船夫曲；

小陳看着書，

筆在速記簿上飛閃，

嘴吧不自覺的同旁的插着打趣；

有的三三兩兩，兩兩三三，

研究着戰術，地圖，國際局勢……

緊張，

奮呼，

憤恨，

流汗，

舒笑，

引起打架，謾罵……；

黃大姊，吳漆匠，

遠遠地在田野裏躲躲閃閃，

向這裏打呼怪聲，

駝背着滿捆野柴回來，

——從十里地外；

三個四川小「傻子」姑娘，

吱吱嘈嘈的，

熱論着鐵流或八月的鄉村裏的人

物；

——「你是安娜！」

「你呢——哼！李七嫂啦

……」

「那他是郭老媽子——」

「小陳是第二個梁興化身

！」

「……」——

嘹亮，尖銳，潑刺，飛激，

黃河水滔滔地；

夜上二點鐘，

周隊長同志，

蜷縮在暗角裏，

左手吟味地拔着短髭，

不斷地寫些什麼——

計劃？報告？通訊？

每次，

船一靠岸，

男的，女的，

都奮死力學習着

必要的戰鬥動作；

——泗水，攀樹，炊野餐，障

礙前進，爬山，任偵緝，

畫地圖，打草鞋，打柴，

打草蓬帳，遠距離集合，

五分鐘化裝，……

十八顆心，都

熾燃着高熱度的花朵，

「啊——這革命的行動！」

「啊——這超然的新生！」

「啊——這新穎的鍛鍊！」

「啊——這活潑的學習！」

就這樣，

十八個平庸的孩子，開始過着

最緊張的，

革命的，

刺激的，

生命史上立置界石碑的第一夜！

誰都爲這鬥爭而笑，

腳，手，頭……整個像

鍊鐵爐裏鑄出來一塊熱鐵。

x x x

墓地裏，

風，砂，

砂，風，

雲像秋漲的紅潮，

飛激的旋馳着，

天，黯昏得有點狹小，

一行一行樹，每棵草，

齊打着低恭的叩首禮，

迷糊，悶重，刺冷，黯眩……

十八個奔走的崗衛們，

就迎接着這一切，

偷進安義x山。

到了！到了！

同志們，都

癡們着嘴，

抹揚起笑絲，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隱隱間似乎在昂驕着：

——我們照樣做了一件

無比的光榮的鬥爭事業！

多危險！多偉大！多新鮮

！

呼嘯，

狂舞，

浩唱，

各把自己的遭遇，

不厭其多的搶先講

——講的喘着氣

不怕煩的比着賽

——緊張的竟還有緊張！

晚上，像豬價偷着睡，

面龐隻隻笑洋洋的。

x x x

深夜，

二時。

船，「咯嘰嘰……」

靠攏了沙灘旁，

在荒漠的原野裏。

「船再不能前進了！

去安義，

只有陸路可走，

——五十里高低路……」

「啊——

五十里地！

算得什麼呵！

哈——哈——哈——

同志們！

擦擦眼，

擰擰腳加點油，

屏點氣，

我們，我們要突擊！

三小時走完它！

——要不然——天一亮——

「是！對！

早一秒，好一秒。

對自己，對國家。」

就這樣，

死寂地，

在滿天星光隱隱下，

在遍野荒草漫漫中

十八個孩子，

拉展成一個大等邊三角形，

爬行，

臥到，

摸索，

傾聽，

打尖，

閃躲，……

電閃般突進，

電閃般坦臥，

終於，像

久別重逢的骨肉，

你擁抱我，

我擁抱你，

控緊着火熱的手，

摯吻着乾枯的嘴，

以慶祝：

——我們在鬥爭下新生！

以鼓勵：

——以後有「更新生」的創作！

暴風雨快來到

我們緊圍成一個團，

沉望着黑海，

唱：

——「這是雷雨磅礴的前途象

徵，

以後……

我們也將像你這樣怒吼！

不再馴弱，

不再怯怕黑暗，

……」

一九三九，五，三十於桃鏡村

。（轉載於文藝陣地三卷七

期）



窗下談叢(散文)

也愚

一 服務精神

南京失陷的前一天，中央大學農場的幾位職員，趕着該校農場的三十多頭美國產的牛，從敵人的強烈炮火下逃出來，步行到蕪湖，由蕪湖而漢口宜昌，經過四五個月的時間，歷盡艱難險阻，人和牛終於安然無恙地到達了重慶。（據說到重慶時，牛一頭也沒有損失）蘇聯「消息報」駐重慶的記者卡爾敏關於這，曾經用歉服的口吻寫道：「這兒充分表現着中華民族崇高的服務精神，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肯逃避職責的偉大的服務精神！」

是的，一般地說來，在二十七個月的抗戰的烽火中，我國人民不怕流血，不怕死的忠於祖國，忠於職責的精神，的確是一天天地滋長起來，發揚光大起來了，尤其是我們職工界的同胞們，他們更創造許多人類歷史空前所未有的可歌可泣的驚人業績。武漢將要撤退時，那兒的全體碼頭工人和技術人員，忘餐廢寢地冒着×人的烈火，破壞橋樑，拆自除來水管，鐵絲網，和搬運一切可供敵人利用的物件

到遼遠的後方的事實，這便是一個鐵的證據。

但是，在目前的上海孤島上，似乎不大看得見這麼忠勇的服務精神的表現了，「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一聞患難將要來臨，自己就首先離開職務，拋開一切溜之大吉的自私自利的事實，却不時地擺在我們的眼前。

十九日報載：極司非而路十一號，由慈聯會借用，設第十三難民收容所。昨日突有日憲兵一名，率領偽警十餘名至該所，強行將裏面六百餘名難民一律逐出，這則鞭笞立至，難民等無法抵抗，只得扶老攜幼，肩箱提匣，移至室外空地暫避，……聞該所主任劉某，早已避不至所辦公，難民等迭舉代表向慈聯公會陳述慘狀，請求接濟，但毫無結果。（大意見申報。）

截至筆者執筆為文時，這一批「廢棄露天中，餐風宿露，為狀厥慘」的可憐的難胞們的下落如何，還不得而知。

我們唯一的希望，慈聯會諸君子，尤其是收容所的劉主任，趕快收拾起「隔岸觀火」的態度，本着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之初衷，設法將這一幕慘慘的

悲劇閉幕——將難民遷至較安全的所在，不要讓將來中華民族解放的歷史上，中大農場職員和武漢職工們的名字，獨佔了最光榮的一頁。

二 提高婦女的政治教育

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昨天同我講起最近我們的軍隊在湘北前線大打勝仗的事情。末了，她快活得像小麻雀那麼，跳跳蹦蹦地說：

——我相信這一次湘北的空前勝利，奪回了許多艱暗中嚮往着×××的和平的心兒，尤其是在上海真開心咧……

接着，她便告訴我，說是她們學校裏有一部份被荒謬的和平理論所麻醉的同學，過去對於有利於抗戰的工作，如獻金，和為前線將士徵募醫藥品等，她們本來是不大負責任的，現在她們却對於徵募寒衣，非常之努力。最後，這位女學生的結論是這樣的：軍事應該重於政治。只要軍事上有進步，人們就不會作奸細，×××的偽中央政府就會流產。

自然，湖北的勝利，對於上海的一部份對抗戰抱悲觀的弱者，無異於一針強心針，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便認為軍事應該重於政治，則犯了極幼稚的錯誤。換句話說，這即是認為增強和鞏固全國人民上下一致的團結的工作，是不需的，至於說服，防止，跟清除已在準備作或者已經作了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罪人們的工作，也是不需要的。這是多麼錯誤和危險的論調啊！

我想，在這真理被邪說的暗雲所掩蔽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的孤島上，由於傳統關係，政治教育，比較受得不夠的婦女羣中，和這位女學生同感的也許不少。

現在已是X人極盡殘暴地企圖用政治進攻，分裂和滅亡我國的時候，除掉刻骨銘心地記着我們賢明的領袖們迭次所給我們的「政治重於軍事」的指示，趕緊提高婦女的政治教育，武裝她們的頭腦，決不能讓破X人政治亡我的陰謀。

三 德國婦女的怒吼

九年前的一個暑假，我在北平郊外的農業大學認識了一位德國姑娘。這是一位年齡雖不算小，態度却很天真的商人的女兒。她的住宅和農大只隔着一個葡萄園，我每天清早拿着書坐在葡萄園後邊的水溝旁邊的時候，老是碰得見她，——她也歡喜到這兒來散步，看小說，或者練習吉他。因為她會得一口流利的北平話，所以沒有幾天工夫我們就混熟了。她的父母進城去了，她便招呼我到她的家裏去

喝茶，談天，有時候我也請她到我的宿舍來玩。後來，她知道我愛讀文學作品，一天，她突然問了：

——你歡喜少年維持之煩惱裏邊的綠蒂？

——歡喜，——我不加思索地答道。

她皺着眉頭，低下她梳着兩個粗大髮辮的頭，想了一下，這才抬起頭來望着我：

——我很奇怪，你幹嗎要歡喜綠蒂！我才瞧不起像她這種沒有骨頭的軟體動物呢……

我問她：為什麼說她是軟體動物，她很直爽地

答回我：

——只知道在愛人懷抱裏消磨日子的人，我就叫她做沒有長骨頭的軟體動物。

我知道她很崇拜羅蘭夫人，蔡特金，和聖女貞

德這一流的女偉人。她的思想很不壞。

之後，她常常同我談起關於德國婦女怎樣崇拜蘇聯，怎樣為着無產階級獲得政權而奮鬥的事情。

從這時候起，我的記憶中，便鐫刻着一個不可磨滅的德國婦女的聰明，幹練果敢和豪爽的印象。

暑假以後，我離開農大，回到自己學校。她隔不上兩個星期，便要進城來看我一次。這一年的冬天，她回到德國去，但是，不久又來北平了。後來不知爲了什麼，我和她竟有半年多不見面。

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從北平去到四川，在許昌車站上很偶然地遇見了她。這時候，希特勒已經上台執政了。記得我們緊緊地握着手告別的時候，她

低聲地同我說：

——放心吧，朋友，我們德國婦女是永遠不會對希特勒低頭，屈膝的。

X X X X

是的，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愛真理，愛自由的德國婦女，的確「不會對希特勒低頭，屈膝。」

「路透社巴黎九日電：國社黨婦女領袖齊格勒昨在魯父之尼希特鎮，國社黨大會中發恫嚇性演詞時，被黨員痛毆並抓傷。齊格勒斥責女黨員漠視自己職責，而不鼓勵前線士氣……聽衆聞言大憤，高呼：『我輩既無丈夫，又無食物，』衝上講台而攪毆之，當時秩序大亂……」（見本月九日大晚报）

我們相信，在侵掠的德國法西斯蒂一方面不斷把他國內的壯丁送上波蘭，送上德法兩國交界地方去做砲灰，而另一方面加緊統制糧食，不許人民吃飽肚子的目前局面下，不久的將來，德國婦女必定會感覺到更深刻的「食」和「色」的恐慌，更尖銳的法西斯蒂的壓迫的痛苦。德國的社會「秩序」必定要「大亂」，「亂到每一個德國婦女都揮斷希特勒所加到她們身上的鐐拷，跑出使她們愚笨、啞的廚房，創造她們理想的絕對自由、平等的社會。



婦女與教育

夏之仁

一 前言

我們知道，在過去，中國大多數婦女，因為受了幾千年來舊道德舊禮教的束縛壓迫形成了一切都得仰仗於男子的附屬品，她們文化水準的低落。思想的不開展，對國家民族意識的淡薄，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後來，因為社會的現狀在跟着時代的巨輪起極度的轉變，「五四」運動的怒潮，在衝破着封建社會的家族制度，使一般前進的婦女，都深深地覺悟到自身也是社會組織裏重要的份子，她們同樣地有男子一般的智力與體力，同樣地是一個堅強自斷的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弱者，同樣地該為人羣服務而不是一個永遠被征服的依賴者，對國家，對民族，她們是應負起與男子同樣重大的使命，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智能，該是每一個女子應有的責任，女子決不應該貪圖個人的清閒與物慾的享受，而放棄她國民應盡的責任，就這樣，經過苦鬥與掙扎，幾十年來婦女在法律上，教育上，職業上，總算是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地位。

可是，實際上，爲了歷代封建制度與重男輕女的風氣，未有澈底的掃除，尤其是教育不能澈底普及，致使女子在實質上並沒有完全獲得與男子一般平等和自由的權利，多數女子，從小沒有機會受教育，她們一生無見無聞，腦筋中祇存着三從四德的陳腐觀念，直到現在還在過着奴隸式的依賴生活，這種女子，教她們怎樣懂得女子應享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呢？所以，在這新舊時代衝突的巨大的漩渦中，凡稍具遠見的人，都認爲女子要在社會上達到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先決條件是她們必須取得必需的知識以爲謀獨立，謀解放的工具，那就是說，是要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新的完善的知識。

二 婦女教育的現況

雖然，在名義上，女子已獲得了與男子教育平等的權利，可是，眞能享受到這種權利的女子，在國內，總還是少數，中國的文盲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婦女文盲當較多於男子，據教育部二十一年度全國中等教育調查，女校數爲五百三十九，男校數爲二千五百〇八，女生爲十萬三千九百〇三人，男生爲四十四萬三千三百〇九人，女生佔男生百分之十九，而初等教育男生共一〇、三七六九八三人，女生共一、八四六、〇八三人，女生佔男生百分之一五，一一，還有高等教育男子佔十分之九，女子僅佔十分之一，中國女子教育的不發達，一般女子不能受良好教育，得完善的知識，於是社會間無形中便替摧殘婦女解放的舊勢力樹立了一個壁壘，到今天，婦女解放運動，雖已經過了相當

奮鬥的時期，但是還沒有能夠得到卓著的成績。

三 婦女教育的重要

西諺有句話：「知識就是權力」，這可以表明教育對於人的重要，一個沒有知識的女子，她缺少獨立生活的技能，如果要想地位權利和他人一樣高，那是再也不可能。婦女教育非但對於婦女本身重要，而且她也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國家民族，梁啟超先生在他論通義與女學章中也論到婦女教育的重要，他認爲女子教育是使女子謀經濟獨立的手段，而女子在經濟上能夠獨立，可致富國家強大民族，換句話說，許多婦女的沒有受到教育，都是國家民族無形中的損失。所以，婦女們要想脫離舊時的壓迫束縛，和男子們站在同一陣線上去効力國家，効力社會，就非受良好的教育，具完善的知識不可。「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在早先，雖被奉爲不可移易的天經地義，至少，在目前，我們應該明白這是婦女運動的絆石！這是禁錮婦女解放的鍊索！我們再不能讓牠有絲毫存在的價值了。教育是婦女運動的先鋒，知識是婦女謀解放自己，改造社會，致富國家的武器。

四 婦女教育的途徑

我國婦女，已經受過了現代教育的也有不少，

她們不能不說是已具有現代的知識，但這究竟是少數中的少數，而且她們所學得的一些所謂現代知識，不見得都是具有真正有用的或進步的知識，而往往祇不過是一些一知半解的時髦裝飾品，或新的迷信和偏見，這使得發展婦女教育的過程上，受到了很多的障礙和打擊。但是，我們怎樣去把握真正有用而進步的知識呢？我覺得我婦女們應該對於一般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下一番研究的工夫，使對於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界和社會都有了個明瞭而正確的觀念，消滅了一切神怪無稽的迷信思想，而澈底地去了解社會，利用社會自身發展的法則改造社會，推動社會前進。同時女子亦可以隨各人的特長和志趣，去研究一種專門學科，對國家可有所供獻，在另一方面，婦女也應求得一種職業的技術，因為這是經營獨立生活，保持自主人格所應具的條件。還有大批蜷居窮鄉僻壤的婦女，她們根本離開了知識的領域，在過着愚蠢無知的被動生活，這是需要知識婦女們去幫助她們，教育她們，積極地去組織與訓練她們，必須每個婦女都能普遍地得到受教育的機會，然後婦女們才能發揮牠偉大的力量。

五 結論

上面已經說過了教育對於婦女的需要，以及婦女對於教育應採取的途徑，最後我希望凡是有志為婦女大眾謀解放，為人類謀福利的婦女，尤其是女青年，都應該着手自身的改造，努力充實自己的學識，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自我尊重，力求上進，不受物質權勢的誘惑，用知識來判斷人事，用技能來自謀生活，用正確的思想改造社會，庶幾以男子為中心社會的事蹟不復見於今日，而女子在現社會上能享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

行將開幕的

新生女子難民工藝社展覽會

淑

中華婦女節制協會，係有歷史，有基礎，有國際性的團體，亦中國婦女團體中理論與實踐並重，並切實解決婦女本身痛苦困難之有數團體。

溯自滬戰爆發，難民聚於租界，該會即本過去一貫宗旨創設新生女子難民工藝社，附於靜安寺路斜橋街八十號會所內。敦聘教師，授以工藝，冀能自食其力，為永久之救濟。自開辦以來，前後被救濟者，不下數百人。凡獲得技能，而能自謀生活者，均聽其自由他往；如無家可歸，衣食無着之婦女，苟欲自力更生，當盡量繼續容納。是以兩年來成績昭著，深得社會人士之贊助。茲者又屆一年一度展覽會之時期，聞該會特將所有難民婦女生產之工藝品，悉數傾銷，藉增經濟來源，繼續維持，並公開給社會人士批評。

開幕期在十一月三號，四號，五號，六號，四天以後，仍繼續展覽，地點仍在該會所。物品據云

有各種花紙盆景，兒童玩具，兒童服裝，絨線服裝，繡花枕套，繡花檯毯，牀毯，沙發背靠，各色貼花用品，精製籐籃；節約布鞋，名貴古玩，名人書畫等，加以美術化之佈置，五光十色實為大觀。賣品除由各方捐助或寄售者外，大多係該工藝婦女之手製品，定價頗為低廉，貨物非常合用，諒前往參觀者，必爭先購賣。

該會目前工作，正在推銷代價券，並向各方徵求捐助品，聞四大公司，國貨公司，中國化學公司，皆有捐助。她們更希望熱心公益及提倡難民生產，不遺餘力之社會人士，羣力贊助，或贈送物品，或廣為推銷代價券，則不僅給主持者以鼓勵，而且是為難民婦女造福。

至於此次展覽會之意義與價值，及賣品之是否受各界歡迎，俟開幕後，社會自有定評，決不願代作擴大宣傳。



「滿洲」與「大陸新娘」

碧梧

「滿洲」與「大陸新娘」，是兩篇長篇小說；是兩種日本文人的寫真。前者是正義的呼聲，是人類神聖的精神食糧；後者則是帝國主義的喉舌，是資本家肥田的糞土。

日本自「九一八」佔領我東北以來，侵略的軍事行動既已開端，國內思想的肅清與撲滅，自不能不特別加緊；大批的左翼學者與作家，便都關進了鐵門之內。

疾風之下，勁草畢竟是少數。昭和八年六月八日，左翼學者的權威佐野學，首先與鍋山貞觀從獄中發表「告同志書」，聲明與第三國際絕緣，並期成立日，鮮，滿，台，中一大國家。自此之後，左翼文化人的「轉向」，紛至沓來；有所謂九十度的轉向，有所謂一百八十度的轉向。一百八十度的轉向，即由極左達於極右之謂。

一百八十度的轉向，亦即無異於從白到黑，從是到非。同一作家，前後勢必判若兩人。試拿片岡鐵兵，林房雄為例：沒有人不覺得他們前期的作品是鮮花，後期的作品是臭屎。「大陸新娘」即是林房雄的近作。

然而疾風之下，勁草未必絕無。近兩年以關防

嚴密，公開的反帝作品入手，雖難，早幾年則市上時有出現，昭和九年（一九三四）中西伊之助所作的「滿洲」大胆地，赤裸地曝露了帝國主義者的真實面目，並指示了中日大眾應採取的解放路線。

描寫的地方，都是我們的東北；描寫的時代，都是最近十年。而「滿洲」與「大陸新娘」的內容，完全判若參商。則以兩個作家的立場，相距約在一百八十度，屬於「對蹠點」的地位。

二

欲說明「滿洲」還是讓「滿洲」自己說明。這本書的開端是用一篇「童話」作楔子，我給牠譯在下面：

「極東的年輕的×××使徒們，勇敢地流了他們的十字軍血液，於是這聖地——這大連市，躍而為東洋國際資本主義的燦爛的前衛都市。

試在大陸的陽光漸次低減了的夕暮，通過靜悄悄的樹林，走上那市街西南隅的小丘。則見丘上背着落日一，塔高聳。塔上的鐵扉，為風雨所剝蝕，褪作藍灰色，恰如長征的勇士們的胸甲。雨點常從塔頂傳來，使鐵扉留存幾道痕跡，恰似淚痕。這塔緊抱住牠的心胸，迎送人間的歷史，對於他們的罪過與禍害，功績與慶幸，一切保守沉默。踏上修長

的石階，走近牠的胸部，則見牠那死人的面孔似的蒼白的鐵扉，在暮色之中，泛出一種嚴肅氣分，彷彿有人類的魂髓。這塔裏面，葬着戰役中最慘淡的蓋平以南的六萬犧牲者的枯骨。

「一日要陣亡二千人的南山——一日要倒下數百敢死隊的旅順——。某將軍（指乃木大將——譯者）所涕泣哀嘆『山川草木轉荒涼，土里風腥新戰場，……』「血河屍山山形改」的戰死的人們，統都在這一塔之中，永遠地長眠。訪問了南山古戰場，再訪問旅順，然後立在遺塔的面前，自然覺着一股血腥味，直撲鼻梁。

「落日被黃海吸入地平線下，蒼茫的塔影昇入薄暮的天空；四週是這麼的靜寂：徘徊塔前的人的氣息，尚覺得是很大的騷動。這時浮出於眼前的，是老遠過去的故鄉，窮困的農村或小鎮，六萬人們所遺下來的家族的境況。」

「國旗的翻動和萬歲的歡呼！在慌亂的空氣中掛着紅帶（日本退伍軍人出征時，用紅帶束起兩袖）而去了的父親，丈夫兒子，兄弟！——這些，都不過是永遠的彼方消失了的幻影。到現在，活生生的現實，冷酷的鐵也似的，君臨在他們的頭上。從這兒深刻地，沉重地醞釀出的複雜無邊的情感和紛

破的意識，便都封閉在這一塔之中，窒息地，內在地燃燒着。而這塔，卻和天上的星星，競爭着忍耐沈默。

「塔影漸溶化於黑暗之中，大連市放射式的橫街直街，那些燦爛的歡樂的燈眼，美妙的瞳仁一齊照耀。於是擁有二十五萬萬元的資本而發生胃擴張的大連市在東亞大陸的天空，成了如醉如癡地狂舞的夜之太陽。」

一九〇七年，是地球表面兩個民族，流過了將近三十萬人的血液之後，又締結了和平條約的翌年。土地上還帶着血液的暖味，灰燼之中的廢墟彈痕最重，空中的砲煙，也沒有消散。東洋鐵道公司以二萬萬元的資本，雄糾糾地挽着雙手，巍然出現在這新戰場之上。當時政府計劃在十年以內，移民五十萬，故這資本是由政府與民間共同負擔；民間的資本，稱為「愛國投資」。這路線作了大連市的起點，沿着十字軍古戰場的骸骨，一步一步向北步延長。青春飽滿的東洋國際資本主義的戰車，這便轟轟烈烈地從大陸的一角，向滿目的黃沙猛進。

「以國家移民政策為目的的東洋鐵道公司，在創業的第一年，已經獲得二百萬元的純利。民間的股東，馬上得了六分的分紅。到了第三年，政府也有二分五厘的紅利。以後日漸增加，一九三〇年之前的數年間，政府的紅利為五分三厘，民間為一成一分。以前「愛國投資」「愛國資本家」，見了這種營業盛況，遂大大地喝采；屢次屢次的增資案，幾快地被議決，總額達於十億三千萬元，股東紅利達三億元。政府對這資本機能，採取最合理的防禦

工作，支出「治安維持費」一億七千萬，超過從東洋鐵道公司所得的紅利的半數以上。

「此外政府，其他公司」，以及個人企業，合計資本也在十一億八千萬元以上。如果加上上述的投資額和「治安維持費」，則以大連市為中心，投資下的資本實為二十五億元左右。同時遵照資本主義的鐵律，中小資本在東洋鐵道公司的大資本之前，只有萎縮和沒落。於是事實上這二十五億元的巨資，不外是助長東洋鐵道公司繁榮的肥料。最初政府所計劃的十年內移民五十萬的政策，完全失敗；將近三十年的今日，還不到十分之一。

「於是新的封建時代又復出現。從這大資本的王座，施行了非政治的政治；作成了非××的××；產生了非道德的道德。全領地的人民，無一非跪倒於此王座之下的奴隸。口上箝起口套；兩手和雙足，鐵索纏繞。誰若敢於叛逆，不是被放逐於領土之外，便得餓死於道傍。在這新的封建時代，產生了許多稀世的「童話」……」

這書裏面，有皮黃骨瘦的中國苦力，也有受委曲的日本人士，譬如妓女，打字員，文書，士兵，警察之類。一句話：進兵侵略滿洲，中國大眾固然是意外的災害。日本大眾也沒有受到絲毫福利。這是侵略者的真實姿態，而由牠的本國人士口中道出，更增加了牠的真實性。

三

「大陸新娘」是鼓勵移民大陸，侵略大陸；和一九二七年「田中奏摺」的主張，沒有兩樣。不過作

者在這主張的外表，加了豐腴的肌肉，着了鮮豔的顏色，使之更美妙動人。作者以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為脈絡；以一位愛養塾的老先生橋義秀的思想為骨格；以一批封建地主，中資產家，沒落貴族，自耕農的軋轢糾紛以至擲手的過程為陪襯；表示唯有侵略大陸，才可使日本新生，才可使日本內在的裂痕矛盾歸於溶化，他這麼地包藏帝國主義的禍心，向小資產階級以及無階級進行欺騙。他把「滿洲者，南滿鐵道公司之滿洲也」這層醜惡的現實，完全予以隱蔽，而把牠寫成移民的伊甸樂園。騙取熱情的青年男女，盲目地以赴。

試看青年山田健一（戀愛糾葛中的男主角）踏進愛養塾以後，他接受的思想是怎樣的：

「健一入塾不久，即發生滿洲事變。隨即成立了滿洲國。在健一以為這是突如其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而在橋先生以及先輩同學，則以為是當然的當然，毫不驚怪。健一知道了愛養塾出身的人以及和愛養塾有關係的人，在這場事變中心活躍，更加奇異。」

「塾中教導健一，使知滿洲事變與明治維新的精神，有密切的聯繫。當西方的侵略勢力東漸，征服了印度和中國，更侵襲日本，欲完成奴化遠東的時節，明治維新志士，為守護東洋，守護亞洲才奮然崛起。橋本左內，吉田松陰，都有堂堂的「大陸經營論」。這精神傳達西鄉南洲，則有「征韓論」；傳達民間，則為玄洋社系的活動。日清，日俄兩役，百萬屍骨曝露北滿之野，決不僅僅為了日本的膨脹而是為了要從老朽與腐敗之華拯救遠東，從歐力

的東漸拯救全亞。所以日本的愛國者，後來常常和孫文黃興之輩的革命家結合，協力以助新中國的誕生。可是新中國忘了日本，接近英美，和蘇聯揭擱，準備覆亡亞洲。因此滿洲事變，有不得不發生的必然性。要改造遠東，復興亞陸，日本必須擊破中國的無情；建設理想的滿洲國，給酣睡的中国以實物教育。」

這是明明白白的：橋先生便是林房雄的影子，而林房雄則是日本軍閥的尾巴。

書中橋義秀代作者說話，又用橋義秀的學生杉忠弘，代橋義秀說話。杉忠弘和山田健一的妹妹和子戀愛，他自己要往滿洲，便灌輸和子以大陸新娘的美夢，且看他是怎樣的說法。

「滿洲建國的理想，是王道樂土。……現在還沒有實現，要我們的力量去建設。我們日本人，此後不得不和大陸上五個民族，協力合作。滿洲能成爲王道樂土之日，即東亞民族從白種人解放之時，亦即白種人認識東亞的真價值之時，我們要苦鬥以待那一日的到來，而現在的滿洲，若把牠看成王道樂土，那是要失望的……」

「沒有女性同去的移民，會成爲掠奪的。會是破壞的，一時的；結果使土地荒廢，自身也歸於滅亡，毫無成績可言。即使真的發了財，回到本國來，也和發了洋財一樣，一口氣又揮霍完事。這樣的移民沒有好處，真正的移民，必須要全家同去。美國之所以有今日，全是家族移民的結果。跑到南美滅掉印加國的西班牙人，全是拿了鎗砲的強盜團。可是最初到北美來的，卻是家族移民，一家從祖父

祖母到孫子孫女且而，連貓狗都一同帶了去。……」

「移民拿了鋤頭的手，還得拿鎗桿；因爲保守耕地，同時還得保守家族的生命。倘使僅僅是男性的冒險的移民團，那麼，打勝了，便追上去，打敗了，說不定就退卻。但是，如果有家族，有妻子，有小孩，有剛開闢的土地，那麼，非得粘在這土地上不可，一步也後退不得。……」

「女人和小孩，非同去不可，沒有家族的移民等於沒有根的浮草。有妻子，有小孩，才有保守土地的勁兒。五月花號（清教徒全家徙往北美洲所乘的船名）的移民，所以能忍受一切的困難，開拓新英格蘭，就是這個原故。譬如出去打仗，打完了跑回來，有妻子和小孩笑嘻嘻地迎接；和平的時候，夫妻一同在田地裏耕種，小孩子坐在阡陌上微笑。這種風景，才是真正的殖民地風景。……」

在日本政府創設「大陸新娘學校」，鼓吹婦女移民的當兒，托弄這樣的蓮花妙舌，作者可謂長袖善舞了！只是「八一三」以來，送到大陸來的壯丁數多了！搬回去的灰骨也數多了！現在的扶桑四島，失業恐慌，人口過剩的風潮，已成過去；現在的隱憂，卻爲出生率減少而死亡率增多。政府所焦慮的：在於如何擴充生殖，補充壯丁，而不在於提倡移殖。故爲保障兒童的健康計，將七十年來所行的中學入學考試，完全取消。同時所有的婦女雜誌，家庭雜誌，都在狂呼「生產啊！繁殖啊！」那麼，這位作者的如簧之舌，該有一篇應時的創作，取名「母雞」罷？

四

「八一三」戰事起後，日本國內曾經接連地舉行思想檢舉，中西伊之助很早地便被拘入牢獄。

其後一時期我沒有和日本的報紙雜誌接觸，沒有知道他的下文。至於林房雄，則和片岡鐵兵，同爲近日本文壇的流行兒：轉變有方，良有以也！可是他處處不忘投機家的尾巴，他雖轉了一百八十度爲法西效勞，心裏未始不惴惴焉。所以他的「大陸新娘」，只寫了少女們的戀愛事件，到她們到了大陸而止。到了大陸以後，是否真可造成王道樂土，或是竟和「滿洲」裏面所說的一樣，仍舊要受新的封建魔王所統治？他卻在觀望，不敢決斷。他不敢信任法西必不失敗，還要保留再轉一百八十度，作反帝宣傳的機會，所以大陸新娘沒有寫完，他在「序」裏巧妙地說道：

「既是寫的大陸新娘，便應該多寫一些大陸的事。我接到許多來信，問我甚麼時候寫續篇。我想此後日本的男性和女性，都將不斷地移往大陸，大陸的新娘，一定很多；在大陸上描寫日本人的生活的小說，也將要出來的。」

「現在如果寫得太早，跑在實際生活之先，恐怕再會造謠的名人，也要感覺困難。我想等到新郎新娘的生活，在大陸開了花的時候，再執筆寫我的續篇罷。」

這是遁辭，是狡猾。在「滿洲」裏面，那是直爽爽的，全沒有這類的遁辭和狡猾。



六位愛國女士訪問記（福建通訊）

福

抗戰的烈火，燃燒着中華兒女的心坎，他們趕到前線去，爲國家而奮鬥，爲國家而犧牲，女子是國民的一份子，愛國應該不落於男子之後的。可是中國傳統的思想，社會的習慣，女子往往關在家庭門牆之內，養成畏怯的心理，因此，自抗戰以來，我們雖然聽到許多女兵和女護士在前線活動的消息，可是整個的看起來，女子所貢獻的力量，還是不夠，還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程度，特別是福建的女子，對於抗戰的工作，還沒有十分熱烈的參加，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突破岑寂的空氣，忽然有六位女護士，從莆田趕到福州來，自動的向福建省抗×後援會請求介紹前方工作，這消息使我們感到無限的興奮，覺得福建的女子是不會落於人後的。於是引起記者去訪問她們的動機，想去看看這六個民族女鬥士的雄姿，問問她們的生活的狀況。

大清早坐了人力車到省抗×會，向會中某君說明了來意，承他的幫忙，請了六個女護士出來，這六個女護士，穿着純潔的藍色布衣，態度活潑，精神健旺。我們會面之後，互致敬禮，開頭我先請教各位女護士的姓名，由她們互相的介紹，曉得她們的姓名和籍貫如下：蔡銘彬，福建閩侯，饒惠玉，江西燕山，陳璧玉，福建長樂，鄭素梅，福建莆田

，陳淑貞福建閩侯，林芷芳，福建莆田。

看了她們不同的籍貫，懷疑着她們爲什麼會集合起來，向抗×會請求共赴前方呢？我便提出了這個問題。據爲首的那一位蔡銘彬女士的報告：她們是由不同的醫院畢業的，蔡銘彬，陳璧玉，林芷芳三女士是畢業於福州協和醫院的，鄭素梅陳淑貞兩女士是畢業於莆田聖路加醫院的，饒惠玉是畢業於霞浦聖教醫院的。她們先後到莆田聖路加醫院服務，朝夕相處，感情甚洽，這次下了同樣愛國的決心，便採取了共同的行動。

接着我便問她們的家庭狀況，曉得蔡銘彬女士的母親是一個女醫生。饒惠玉雖是江西人，生長福州，所以福州話說得一點不差，她的家庭已經搬回江西去了。陳璧玉女士父母已死，較爲伶仃。陳淑貞女士住居福州西門外侯官市，家境不壞。饒惠玉林芷芳兩女士家庭狀況也很好，她們平日在醫院工作，生活是相當的安定。我問她們：「你們爲什麼不好好的在醫院裏過着安定的生活，却要冒着危險上前線呢？」

她們的答復是：「這次我國對×抗戰，是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凡是中華的兒女，黃帝の子孫，都要負起抗戰的責任。我們平日是以看護爲職業的，在這抗戰進入第二期，戰區擴大，戰事緊

張的當兒，前方需要看護人才，極爲迫切，我們那能顧到個人的安樂，而不奔赴前線，爲國努力呢？」

這種刻苦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各位什麼時候到福州來呢？今後要到那裏去呢？」我接着問下去。

「我們是上月到福州來的，」爲首的蔡銘彬女士答復了我的問題，她繼續說：「我們剛來的時候，是想請求省抗×會介紹到南北各戰場工作，後來抗×會以爲福州現在就是前方，需用看護人才正殷，要我們留在福州工作，因此我們便留了下來。近日已由抗×會寫了信把我們介紹給福州警備司令部，大約不久的將來，便要到那邊去服務，因爲那邊將設立一個治療所，醫治受傷的軍民。」

「各位對於救護工作有什麼計劃和意見沒有？」我問：

蔡女士答說：「我們因爲工作的地點還沒有定，所以一時還談不到什麼計劃，不過我們今後對於救護事業，無論在什麼環境，都是要努力做去的。」

談至此，記者打辭退出，臨行的時候，向六位民族女鬥士，敬祝她們前途的偉大光明，敬祝她們事業的成功。



職業婦女的結婚問題

——爲郵局禁用已婚女子而寫——

文央

放眼一看整個世界，從北極到南極，從東半球到西半球，這幾十個國家，這一些「芸芸衆生」，文明與野蠻，前進與落伍，相去何啻天壤，可以從殺人者抵罪，變成爲殺人者無罪，殺人者有功。也可以從平等自由，變成爲上級壓迫下級，主子壓迫奴隸，男人壓迫女人的人吃人世界。

因此對於女人，尤其花樣百出。有的硬要女子結婚，不惜軟騙硬逼，爲的她可以生兒育女，供他們做侵略戰爭時的肉彈。有的又不要女子結婚，結了婚連飯碗也要給敲破，好像結婚是女子的罪惡似的，非如此懲罰一下不可。爲的是什麼呢？爲的是抄抄別人的老文章，把女子從職業部門趕回到家庭、廚房去，好讓出一些位置來給男子霸佔，於是乎可以粉飾太平，得意洋洋地說：「如此才可以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他們自己，當然不承認是「剷肉補瘡」的辦法，當然更不承認是仇視女子。有的既不強迫女子去結婚，也不限制女子結婚，只是給她們以自由，給她們以便利，切切實實的實行「母性保護」就職時怕兒女牽累，給她們辦托兒所，生

產時怕妨礙公務，有產前產後四個月的給假，這才是人的社會，人的世界。這不是天堂，而也是人爲的啊！

我們中國的對待職業婦女，現在正走上那一個階段？

有人取笑我們女子說：「結婚便是職業」我起初聽見了這句話，氣憤得什麼似的，認爲是天大的侮辱，認爲是荒天下之大唐！從這次郵局的限制女職員，及禁用已婚女子，我才恍然大悟：這原來是要把女子從職業部門趕回家去的一句藉口，一句滑稽的慰藉語，好聰明的立言者與立法者！（立斯言與立斯法者）

所不懂的是在我們貴國，尤其是郵政與海關兩部門，爲什麼結婚以後的麻煩，要集中在女的一人身上，甚而至於成了就業的障礙，職業婦女的罪狀呢？

叫職業婦女犧牲青春，老捧住她的飯碗當寡夫嗎？中國不將有滅種之禍！

上海郵政總局當局這一次的「心血來潮」，呈准上峯，發下了這一道壓迫女性的命令，玩笑可開

得不小啊！在中國的民族鬭爭史上，在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史上，會將他大書而特書的！

筆者不敏，以爲職業與結婚，是不相衝突的。女子有女子的特長，女子有女子的才能，婚前勝任，婚後也照樣能勝任，結婚並不足以妨礙她們。妨礙她們的，倒是社會對她們的歧視，機關對她們的壓迫，男子對她們的苛求與誣蔑。不從根本着想，却來一道不用已婚女子的命令，這未免是「隔靴搔癢」——緣木求魚——！不將給世界開明國家笑話？

二

姜平

假如現在國家通過一道法律，禁止某一部分人結婚，那會被斥爲荒謬不稽，會引起一個極大的責難，但現在真有一部人被許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規限制着，不准結婚，有許多人却會贊成，毫不以爲怪。

這班被指定不能結婚的人，就是現在一批在職的和正在尋找職業的未婚的職業婦女。隨着海關之後，郵政局在不久之前正式公布經交通部核准的總局明令，此後不再錄用已婚婦女，郵儲局好似也很想仿效一下，是不是還有其他方面也將追隨着來「

共襄盛舉，「在我看來是非常可能的，假如我們任令上述兩機關的乖僻措施實施下去的話。

使得郵政等機關的高級人員，在抗戰工作與他們的本身職務需要他們全神灌注時，分心來注意到女職員的結婚問題的理由，照他們自己說起來是很多的，雖在我們看來非常可笑，我想也不妨寫出來供大家討論討論的。

一、他們認為已婚婦女因家事關係，對職務有疏合的危險。自然，也許有些已婚婦女真的爲了家務疏合了職務，但照一般的情形說，這種現象并不普遍這是因爲（一）已婚婦女因負擔較一班未婚者加重，懼怕失業，不敢不勤於職務；（二）大多數已婚婦女的家事，大都託有專人代理，并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麼擺脫不開。

二、他們說已婚女子請生產假，對業務有妨礙。這種說法我們可以當一種奇聞看待，因爲這真是一個出奇的爲公着想的學理。我們就不說女子的許多長處，例如謹慎，不飲酒，不賭博，廉潔，不作弊等可以抵償因短短的生產假而生的損失有餘，也絕不能承認這一項理由可以作爲剝奪許多女子生機的理由。

三、他們以爲一個女子既做職業又要兼理家事未免太苦，這一點照理說我們很該謝謝他們的存心厚道不過，可惜他們只見其一，不見其二，他們只

曉得女子不兼職務可以安閒些，却沒有曉得有許多女子却無福貪圖這一點安閒，職業在她們看起來是

等於她們的生命，因爲她們是在靠職業吃飯，失去職業她們將淪於飢餓，凍餒的境地，或許這會帶累她們當中有些人的丈夫孩子挨餓，假如丈夫是失業着的話。他們還說他們這種主張是爲了我們的後代因爲母親出外，孩子離開了母親是很苦的，自然這理由或些可以迷惑一些人，但照上面所，我們知道，有許多孩子是靠母親生活着的要爲孩子們好，并不就是剝奪孩子們母親的職業就可解決的。要解決這些問題，是另有辦法的，也許倒又不是這班人所願意思的了。

四、他們說別的國家這樣做，自然我們也可這樣做。恕我淺見，似乎限制已婚婦女從事職業最嚴的是德日意三國，現在德日的統治者似乎已不再堅持他們的高明見解了，因爲對外進行侵略戰爭，國內需用人的緣故，美國雖有這種聲浪，可尚未見之法律付之實行。就假定人家都這樣做，我們該不該做呢！我們現在不是前後方正需人力的時候，政府不是三番五令的叫培養服務於社會的人才嗎？我們就爲什麼一定要與那些以國運爲孤擲的國家比美，真是叫人不懂！

總括一句，一些藉口都是絲毫沒有理由的，不客氣的說只不過是封建的思想在作祟罷了。

在我認為下面一些辦法才是真真解除已婚的職業婦女的痛苦的。

（一）廣設託兒所，使職業婦女的孩子得妥人照顧，就是有些非職業婦女的子女，也該送進託兒所，因爲在中國有許多并無職業的家庭婦女也并不管孩子的。

（二）實行母性保護法一、有害於母性的工作，禁止婦女做；我想海關郵政的工作；該是不屬於有害於母性之列的，而某些工業部門的工作，確是不適於女性的，却未有人注意到；二、有幾項比較不適宜女子担任的工作，婦女參加時該縮短工作；工資照給。三、規定每個機關的已婚女職員皆有權請生產假，這應認為是女性的權利，而不能認為是國家對已婚婦女的特別恩賜。

（三）廣設各種有關家事的合作社，例如家用物品合作社，洗衣合作社等。使婦女真真從家事中解放出來而在經濟方面不受到中間人的重利剝削。

我們相信婦女痛苦的徹底解除決不能在我國抗戰勝利以前達到，所以我們應認抗戰勝利爲我們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要解放就該致力於抗建工作；但現在對一班專想把社會向回拉的人我們却不得不堅決對付，這是爲了我們自己的生機，也是爲了保護我們這社會的文明，不被人乘大家忙於抗戰時候加以破壞的緣故。



為郵局歧視女性各方電文彙錄

一 上海郵局奉總局一三二號

半公函後之局令

令各股長為令知裁退不稱職之女性職員由案奉郵政總局本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一三二號半公通函開「查關於限制錄用女性職員辦法，業經第七三五號通代電規定在案，茲因非常時期，郵政事務遂形劇增，各處女性職員，所任事務，是否稱職，應隨時查察，凡有履行職務未能滿意者，可按章呈報，予以裁退。」等由，奉此，合行令仰知照，各股長應即查明所有各女性職員是否稱職具報候核。此令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

二 渝郵務工會婦女協進社成

立致各郵區女職員之電文

全國郵區各女同志鑒當此英武將士浴血疆場後

方民衆團結一致加緊本位工作以求最後勝利之際乃

郵政當局不惜分散後方羣力而歧視女職員之文電紛至沓來諸多藉口橫加限制若任其創而行之則剩餘女性在此抗戰期間應往何處去按此次抗戰其嚴重性不亞於第一次歐戰彼時各國對其女國民如何認真訓練及扶植其服務技能以代男性各項工作我當局應竭力做効之不暇乃不此之圖反加摧殘不知究何用心敝會為個人計為國家計爰於九月廿一日成立誓與此周旋到底貴區各同仁想必同感希即聯合陣線齊一步伐反執一切不平等規定掃除男女平等之障礙想郵政當局不乏有識之士不致長此為一二迂夫偽士所操縱也事屬切身應即奮起但茲事體大關於工作之進行還請相互響應並希及時指導除向當地工會及婦女界籲請援助外特電奉聞重慶郵務工會婦女協進社叩

三 上海郵務工會女職員呈工

會文

為呈請遞呈總工會轉向郵政總局交涉撤消限制

錄用女性職員辦法由

案奉 上海郵政管理局本年十月二日第四五三八號局函內開：「案奉郵政總局本年九月十八日第七三五號通代電開：「查郵局事務，如收寄包裹運輸郵件等工作，多不適於女性，且人員調遣頻繁，對於女性職員每有不便，在此非常時期，郵政業務益形繁劇，各局支配女性職員之工作，頗感困難。茲奉交部核准，暫訂辦法四項如下：

(一) 各郵區錄用女性職員，以管理局及一等局為限。

(二) 各管理局與所屬各一等局女性職員名額，至多不得超過各該局全數人員百分之五。

(三) 如女性職員已達上項規定名額，則於招考人員時即以男性為限，倘女性職員出有缺額時可予兼收。

(四) 已嫁之女性不得報考，其入局後結婚者予以裁退……等因，奉此，合行諭仰知照。」等因，奉此，會員等閱悉之後，惶慮莫名，正擬訴請鈞會向當局交涉復聞 上海管理局局長接得

郵政總局局長半公函，略稱：女性職員如有服務不稱職者，即可予以裁退，現已轉飭各股組長查明呈報云。是故會員等更不能安心工作，查此項限制女性職員辦法，不特破壞郵政歷來考試向例，且更違反考試院頒布之考試法，且會員等以同等資格錄用，何得橫加歧視，況當戰爭爆發之際，工作繁忙，倍於平日，會員等奮勇從公，從未稍怠，工作效率，並不遜於男性職員，此可稽諸事實。今當局橫加歧視，剝奪會員等應享之權利，會員等今後地位隨時有動搖之可能。素仰

鈞會以維護會員權益為己任，敢將不平之情，臚陳如下：

(一) 限制錄用女性理由，謂郵局事務，如收寄包裹運輸郵件等工作多不適於女性，此實少數思頑固者之偏見，與事實並不符合，即以上海為例，如收寄大宗小包郵件等工作，日前亦有女性職員担任，可見收寄包裹等事務，並非不適宜於女性，且收寄包裹運輸郵件等工作之人員數僅佔全部人員之什一，縱女性不適於此項工作，亦無規定女性職員不得超過人員總額百分之五之理由。況女子同屬國民，矢志從公，一切自以公務為前提，祇求有利於國家社會，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胼手胝足豈所顧惜，所謂女性不適於收寄包裹及運輸郵件工作毫無事實佐證，此呈請轉向 總局交涉收回成命之理由一也。

(二) 按照限制錄用女性職員辦法，已嫁之女性不得報考，其入局後結婚者，則於將屆結婚時予以裁退，其意女性結婚，則應令失業，欲保職業，

則應令獨身，事實上已婚女性之工作效率，並未遜於未婚者，此可徵諸員工成績報告，雖女性因生理關係，生育時不得不請產假，然在人道及民族生存之立場上言，自不能認為一種損失，且女子結婚後，負擔勢將較重於未婚時，反使失業，豈得謂平？至於職業婦女應令獨身，此豈為國家民族前途作久遠之計者，此其二也。

(三) 至謂人員調遣頻繁，對女性職員亦有不便。查上屆上海局錄取人員中，女性應調赴西南服務者與錄取額作比例，其成數反較男性為高（女性錄取名額佔全數十分之一，應調赴西南者佔奉調人員全數四分之一），此實足為女性職員不便調遣最有力之反證。

(四) 在此非常時期，抗戰建國事業艱鉅，凡屬國民，均有責任，我最高領袖，諄諄以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爭取最後勝利，誥誡國民，當不能將佔全國人口半數之婦女力量，蔑棄不顧，且婦女同屬國民，理宜竭盡所能，貢獻國家，豈可無故歧視，阻礙女子報效國家之途，此其四也。

綜上所陳，務懇

鈞會轉呈

全國郵務總工會迅向 郵政總局交涉，收回成命，將該項暫訂限制錄用女性辦法，予以撤銷，以後對於男女職員須一視同仁，不得加以歧視，以昭公允，而維女權，並懇

鈞會轉函 上海當局，顧念公道，予以切實保障，臨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謹呈

上海郵務工會 轉呈

上海郵務工會女職員叩

十月十六日

四 上海郵務工會女職員響應

渝郵務工會婦女協進社電

文電

頃奉東川郵務工會婦女協進社快郵代電文曰（原電見前）等因本區同人對於當局之蔑棄律法摧殘女權憤慨同深切膚同感誓當竭盡全力爭取平等地位除以電達參政院及交通部籲請維護女權主持公道並呈請當地郵務工會轉呈全國郵務總工會迅向昆明郵政總局請求撤銷第七三五號通代電及第一三二號牛公通函外尚祈全國郵區各女同仁統一陣線整齊步伐力促當局早日收回成命俾全國郵區女性職員均得安心服務謹電奉聞上海郵務工會女職員第念七念九兩特別組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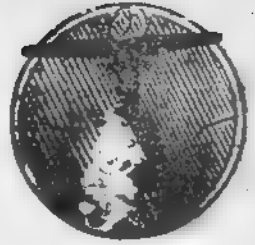
五 上海郵務工會令該會女職員

員

令廿七、廿九特別組呈悉。當經提出本會第五十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據理力爭轉呈全國郵務總工會向郵政總局交涉務必收回成命，並通令各地友會一致響應等情，記錄在卷。除已據情轉呈

總會積極交涉外，合行令仰知照，靜候解決。此令

上海郵務工會 十月十日



唯物戀愛觀提要（名著提要）

洪流

日前在朋友處借得一本書，書名為唯物戀愛觀，是伏爾佛遜著（B. WOLFSON）執筆譯的。本書原名為結婚和家庭的社會學，它是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來處理戀愛、結婚、家庭等社會問題；它的內容是對各個社會形態產生下性關係的解剖，也就對性關係的演進及其歷史根源的分析，無疑的它是我們對戀愛的認識的正確指針的文獻。

現代青年尤其是青年婦女她們對現實社會所引起的性關係諸問題非常感到不滿，如戀愛問題、家庭問題、職業問題等，她們一方面想打破現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社會環境所限制，結果，大多數竟走到戀愛、悲觀、消極等不可解脫的牢獄中去。這種原因是由於她們不能對社會加以澈底的認識，她們僅以短視的眼光局部的處理身邊的問題，她們不能對產生那些問題的根源加以解決，而只是嗟嘆着解決的無從。唯物論戀愛觀正針對着這種要求而出現，它指示着將來的性關係所應遵循的途徑。

我對這本書感到非常的熱愛，而意識到有與讀者共同研究的必要，所以我不以為修養淺少而冒昧地把它的内容提出那較為重要的供獻於諸位之前。

它——唯物戀愛觀——指出了封建社會下性制度的封建性，領主臣役着自己的妻，它指出了封建制度下領主對奴隸的性的方面的榨取，如領主享有奴隸的婦女的初夜權的法律的制定；這種初夜權雖後來容許以金錢代替的方法，但末始不是封建制度下的特種剝削之一。

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後，於是結婚及家庭制度也隨着社會的變遷而轉形，一大工業破壞了從來的家族組織，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家庭勞動的經濟基礎；同時也破壞了從來的家庭關係。

家庭的崩潰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法相應的，但家庭崩潰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一、結婚隨資本主義市場的一般法則而轉變成普通的經濟契約；二、婦女走進工業勞動的榨取圈裏，爭取經濟部分的獨立；三、家庭中所有各種職能已移到社會性質的各種設施中去。

經濟的條件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結婚的特徵，因為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已有把經濟的打算是結婚的基礎。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徵是在資產階級結婚中已抽去個人的嗜好、同情、戀愛、一切的要求，完全是一利己主義；而受資本主義市場的法則所支配。

配。

資產階級主婦的職務，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初期，還能看到，可是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就非常稀少，到十九世紀末葉，更幾乎完全消滅。從前主婦的經濟職務和教育職務都由社會性的事業所代替。資本主義使家庭失去了生產單位的意義，即家庭裏的分子，在家庭外面謀生方法不同，所以結合他們在一起的經濟利害要素，也被滅絕。

家庭的崩潰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下降也很厲害，他們的家庭和資產階級的家庭崩潰過程的條件完全不同。無產階級婦女因了她們的經濟條件逼使她們急劇地投身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榨取圈內去。於是婦女為工作而離開家庭，遂造成家庭的致命傷。在另一方面看，由於婦女本身經濟的獨立，當然是較那些依附着丈夫的經濟生活的來得自由些。

自謀生活的婦女的離婚率非常之高，因為她們在經濟上已取得獨立，她們儘可以脫離她們認為不美滿的婚姻關係而另找她們理想中的新對象。

資本主義國家採用一切「說服和強迫」的手段，去守護一夫一妻制終身的強固性和牠的神聖化。一夫一妻制，是資產階級家庭和結婚的最高理想；

而一夫多妻制，却是資產階級家庭和結婚的實際。資產階級家庭的崩潰過程從社會方面說，牠帶有一種反動的性質。無產階級的家庭崩潰過程從歷史上說，却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前一過程，是兩個異性的結合由於已失了生命的社會構成體的衰落而發生動搖。後一過程則是以從建築在男子的經濟的社會的優越權上的結婚制度及家族制度的舊形態，轉換到結婚的兩當事者經濟社會的平等獨立的新形態為特徵的。

資產階級的婦女從小便意識到「有利的結婚」的人生問題，要是追求男子有結果，那麼牠的經濟便可獲得「安定」。整個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無產階級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使無產階級以不同的態度來處理家族和結婚的問題。故無產階級的家庭是根據極自然的愛情的結合。

如說婦女的職業化，必然的使家庭發生崩潰，那無產階級的家庭在這種崩潰過程中，是比資產階級的家庭還要健全些。在帝國主義時代家庭的崩潰更顯得尖銳化，經濟的社會的條件，是牠的崩潰的要素。這種崩潰最利害的是美國，我們可在美國的離婚數的增加率看出來。

資本主義下的家族制度，是與資本主義本身的命運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一經消滅，牠也就喪失其存在的意義。

蘇聯青年的性生活，也和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家族狀況有密切的聯繫。在內戰時代青年全部生活都集中在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事業上，到了勞動階級勝利以後，緊張生

活已成過去；那時青年在性方面，最初的性關係很少在愛慕、戀愛等影響下實行，大多數僅在生理的衝動下發生的。他們認為戀愛是「資產階級的偏見」，而性關係則被他們還元於單純的生理學去。但這種論調，不久就開始在青年本身中遭到猛烈的反對。蘇聯青年和學生性道德的健全化，正隨着他們生活上一般的習慣條件的變化，大眾文化水準的向上，和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而實現了。

在過渡時期的家庭，依然是經濟的細胞，而且結婚和這個細胞的基本重荷，還往往担負在男子身上。

結婚組織所反映於過渡時期的有很多矛盾。一方面是：一、婦女法律上的平等；二、婦女走上政治舞台；三、新道德的萌芽；四、兩性平等的神聖觀念；五、從經濟打算解放出來的性關係；六、青年對結婚、家族組織的現存狀態的尖銳的不滿他方面是：一、婦女在勞動上熟練程度的低下；二、婦女大眾的落後；三、婦女受家庭傳統的束縛；四、家長制農奴制的渣滓觀念；五、金錢換的性關係。這一切過渡時期的矛盾，奪取了家庭的安全性，和綿延性。過渡時期的家庭的危機主要的是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努力把在資本主義下家庭所有一切職能接受過來，但由於國家物質力量的不足等因，故現在還不可能把它完全實現。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形態將為：一、結婚將不是建築在經濟打算的基礎上，結婚將不是以強制的終身性為原則，而結婚維持時期的長短，視兩當事者相互間的精神為依歸；二、結婚將不以一方面替

屬另一方面為基礎，而為同盟式的、權利相等的、相互幫助的手段；三、將來的結婚是否需要組織家庭，由各個分子自己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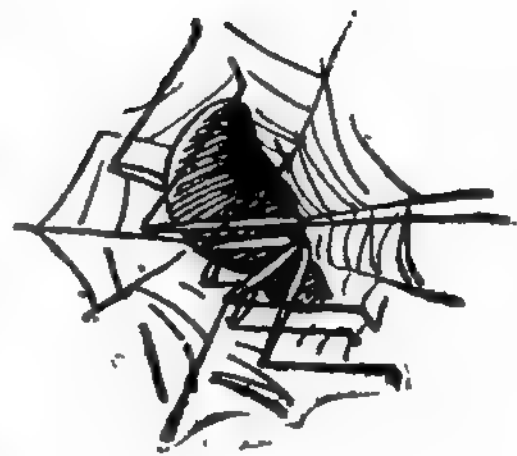
在社會主義社會，結婚將不是社會統制的對象，性關係將成為牠的直接關係者的私事。對於結婚的統制，除了優生學上的目的而外，已完全不必要。

「性愛是以互愛為前提；性愛具有某種程度的熱烈性和持久性。」「戀愛的滿足，和其他一切自然的滿足一樣，是各個人的私事，關於這一點，任何人都沒有替他人負責的必要，並且任何人都沒有干涉牠的權利。」

一九三九，十，十五，於滬

介紹婦女工藝學校

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與大公小學為培養婦女專門職業技能起見，合辦婦女工藝學校，教授編織，縫紉，刺繡，賽繡畫及小工藝。期間三個月畢業，報名費一元，學費免收，保證金五元，學成後并可代為介紹職業。定於十月廿日正式開學（開學後亦繼續招生）地點附設辣斐德路廿世東路口顯郵大公小學內，需要學習專門技能之姊妹們，請勿失良機，速來報名參加，并多多介紹親友參加學習。



女護士（各部門職業婦女生活巡禮）

林小

女護士（包括已畢業的正式護士和學習期內的護生）在上海職業婦女中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據某君統計，其數約在二千左右，而她們的一切生活情狀、信仰、要求等，向為外界所不知，現我特將我之所知所聞，略述如下，希望能盡一拋磚引玉的責任。

一 工作時間

一個護士在醫院中的地位，恰等於一個紗廠工人在紗廠中的地位，和一個煙廠工人在煙廠中的地位一樣，都是最基本的勞動者。紗廠、煙廠沒有了各部份工人要關廠要停工。同樣的，醫院裏若沒有護士，其工作也是很難再繼續下去的。至於護士的工作時間，也跟紗、煙廠工友相差無幾，拿幾大的醫院來說，山東路仁濟醫院日班九小時，夜班則要十一小時，其餘如寶隆、廣仁、廣慈等也沒有兩樣，除了海格路的紅十字會和伯特利醫院，她們是遵照八小時工作制的。夜班像仁濟一次繼續要做六星期，紅十字會，和伯特利則做一個月，其餘小醫院做一個月，二星期不等。所以，通常一個護士做完一次夜班，總是要輕掉幾磅的。

二 衣食起居

一般的醫院都供膳宿，像幾大醫院為求整齊，雅觀和威嚴起見，還供給一定式樣的制服，（護生要出制服費的，畢業護士不要）畢業護士是全白的

，護生則多少帶點藍，如圍裙是白的，袖子則是藍的。護士的宿舍，比起一般校舍和工房來是清潔、齊整得多，有幾個醫院還規定一定尺寸的被單，在每個護生入院時，要她們購買。飯菜也還能差強人意。不過，近來，聽說仁濟當局藉口節約開支，把飯菜一天天惡劣下去。希望她們當局能從大處着想，不斤斤於一些飯菜，迅速糾正此等現象，注意注意護生們的營養才好！

總之，衣食起居在護士方面。雖不能如何使人滿意，但總尚能過得去。

三 月薪和津貼

每個畢業護士遵照中華護士會章程，是起碼廿五元，幾個大醫院大多數遵守，好在這條章程的訂出，事前都徵得各大醫院的同意的。至於護生，在紅十字會和伯特利是沒有津貼的，紅十字會護生尚須付膳費。仁濟和寶隆等則有津貼，大概自二元到五元一個護生要修完護士教程（三年半或四年），她們家若沒有給她預備好一、二百元錢（包括學費、零用等）是沒法維持的。

畢業護士畢業年數愈多，資格愈老，薪俸也愈高，大概一個中國護士的月薪最高為七八十元，做護士長當然更高。可是，一個外國護士，不管她畢業多少年，她的月薪總在二百元以上，並且，職位是總是高出一級同她同時畢業的中國護士的。這也

護士界裏的一種普遍的不平等現象。

四 一般知識水準，和信仰，學程。

以前護士的職業，不大為人注意，除非這人的家庭經濟相當困難，才把她的女孩子送到這裏去當看護。所以甚麼學費、雜費當然沒有，祇要略識幾個字，高小畢業就可以。近十幾年來，醫務在中國大為發達，醫院當局招收護士，程度也逐漸提高現在至少須初中畢業，像婦孺醫院，甚至要高中畢業才能應考。一般的講來，護士也是一種有相當知識的勞動婦女。

她們的信仰，大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勢力大，每一個護士長或高級護士，差不多都是基督徒。所以，大多數的醫院，跟教會的關係是極密切的。

護生訓練期，各醫院各異，不過，多數是三年半或四年，她們來院時，都須填志願書，簽訂合同，在訓練期內，訂婚結婚照例是不可以的。就是要請幾天假也是極其麻煩。所以一個護生在訓練期內，過的差不多是一種半修道女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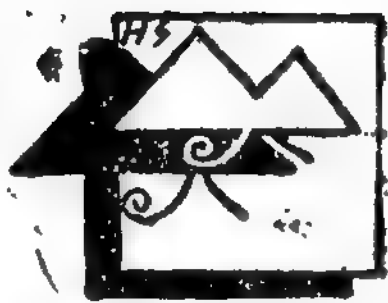
五 業餘消遣

因為工作相當繁重，一下班，多數是往床上躺躺，休息，休息，或洗洗衣服，做做縫紉了事。有的有親眷或自己的家在上海的，便回家去一次。參加甚麼團體活動，過集團業餘生活的人是很少的。

六 幾位護士的閒人

任哲美女士，伯特利護士長為人可親，恩威並用，在中華護士會任要職。言潘景芝女士，紅十字會護士長，談鋒甚健，手段靈活，在中華護士會任理事之職。

其他如盧琪美女士殷粹和女士，和趙受恩女士也是護士界不可多得的老前輩。這裏所寫的，恐不免掛一漏萬。希望護士界姊妹看了此文，再從別一鏡頭，各自寫她的「生活素描」，那才是實際而可貴的材料。



俱樂部素描

速

一個秋風秋雨的傍晚，由於偶然的興緻，和朋友撐着傘，撩起衣裾，向滬西泥濘的街頭邁進。在一片輝煌懸着各種招牌的電燈牌樓下穿入了弄口。這弄曲折而深邃，使陌生人感覺彷彿在走迷魂陣。近弄口的一邊，是竹籬編成，旁邊開着幾片吃食店，幾個着黃色制服帽緣上有着五色徽章的X警荷着槍，釘立着，彷彿是陳列着的翁仲。

我們轉灣抹角地到了XX俱樂部。

走近門口，在如畫的燈光下最先觸你眼簾的，是幾個保鏢的白俄，坐在藤椅內在抽煙閒談；那綠色的眼珠却轉注着每個面生的來客。

進內是一連毗寬敞的房間。每間幾乎是一律的陳設，很是簡單，除了些沙發和餐桌外，便是幾只長方形「桌子」，每張「桌子」擠滿着人，統在聚精會神地追捕那不可捉摸的命運。

所謂「桌子」，則有押寶，牌九，輪盤，大小門……等名稱，每一桌都擺着類似的陣勢。在牌九桌上，莊家居中，儼然皇帝風度。他用熟練的手腕洗牌，砌牌，以及搖曳骰子。穩重老練，威風凜凜。其左右坐着二位丞相，專司號令和揭曉時賠錢吃錢的職務。花花綠綠的鈔票和籌碼，一大摞，一大堆，進出分配得很敏捷，很清楚。但進比出往往居多。兩邊高脚椅上各坐一位監察御史，居高臨下，

糾正，排解那萬一發生的錯誤與糾葛，一如排球場上矗坐於高凳上的公證人。此外，便是處在敵對面的一大羣各色男女打客了。

可是，在大小門方面，稍有不同，那便是爲領袖的多半是女將，一律是髮髻，紅唇粉頰，打扮得花枝招展。專管搖曳骰子和記數點數，她那鍍着寇丹的纖手柔軟地搖點，跟嬌滴滴喊着「開啦！」，會令人在心頭起陣癢癢的迷糊。

這門的陣容是桌面的左右畫着個大圓圈，圈內分別標着大小：四點至十點爲小；十一點至十七點則爲大，那是一賠一的。其下用彩色排列漆着牌九的牌樣，有一賠六，一賠七，甚至一賠卅二的。這玩意花樣多，贏的機會似乎較多，人便越擁擠。我在這上面看了一場極緊張精彩的搏鬥，那是接連幾次開大之後，那無數打客，大家想這一次總得開小了，於是無數蠟黃的手指，顫抖地撫着籌碼，數着錢鈔，狠心一橫，把盡數推到小門，迷住了氣，心在腔內野馬似的奔躍；掙大着眼，死釘在那晶圓的骰子匣上，命運的雕塑開始在幸與不幸邊緣上的飄忽，專等一聲開痕那三只骰子是多簡小的東西，然而多狡詭，多不可捉摸而有無上的權力！他們的神情彷彿是一羣罪犯，在法庭期待裁判官的最後宣判——死或者自由！蓋開了，清楚地聽得和擺在面

前的却是么，五，六——十二點。一大堆籌碼與鈔票，無聲息地被吞進了莊家的匣子。於是那些臉譜，隨着有了急變：滿頭大汗；血紅的臉轉成蒼白；一聲長嘆；狠命咬着嘴唇；狂抽着煙；握緊拳憤然擊一下桌，或頓着腳翻悔自己的失策……

這時，我的眼光無意中逗留在一位敗將身上，那張臉由紅而青，由青而白着，彷彿是一只變化不定氣候下的晴雨表，這人似乎很面熟，然而我記不起在那兒見過。

「啊——」突然，在記憶的角內，我找着了那個影子，便不自覺地喊出了聲，立刻掩住口，用肩臂暗示了朋友一下，她也彷彿注意到了，兩下交換着會意的眼光。

那是一位XX銀行的職員，爲人本極老實，穩重，深得經理的器重。幾年的良好成績，他的職位已距襄理之門不遠。XX大樓的上千元一月的房租，是他經手收管，他每月的收入，不可謂不多，然而跟朋友在滬上走了幾趟，漸漸着了迷，便像跌進了黏性的陷沙，漸漸下沉，無法自拔，起先只是幾十的數目，爲翻本，却一次次成百成千的掉入了無底的深淵。他偷用了銀行的五千元款子，後來銀行查詢了，在情急中他設法將一只孤兒寡婦託他存在行裏的保險箱開了，捲走了所有六千元現款和存摺。一個多月前我在表妹家見過那個人，那時他顯着多麼蓬勃，有爲的氣象；不意在上星期由表妹的口中，我知道了這件事。當時大家以爲他準已離開上海，也許從此自新，在別處覓着活路，可不料如今他還沉湎在這裏。他是那樣頹唐，疲倦，憔悴，使我簡直不認得了。

多少人的血汗，多少年的辛苦，多少人的名譽與生命一批一批地，營使着新陳代謝，葬送在這裏所謂俱樂部，那只是命運的搏鬥場人生的斷頭台！



藝人唐若青女士會見記

季子

十天前「上海婦女社」的負責人托我代表該社去向遠征歸來的戲劇界的優秀藝人唐若青女士致最敬的慰問。記者因為成天忙碌，直到昨天下午才抽空到「璇宮劇院」去完成了這一個使命。

我和唐女士過去並不相識。到了目的地，自免不了要找「一位上海戲劇社」的朋友給我介紹一番。這位朋友領我到後台去兜了一個圈子，唐女士不在。「糟糕，撲了一個空」，我從後台出來，獨自坐在劇院的樓廳裏，心裏暗暗地想。

但是一會兒，這位朋友又來領我進去。走到燈光管理室斜對面的「排演室」門前，他停住腳步，輕輕推開半個門，招呼我進屋子裏面去，隨手把門關上了。

在這兒，一種不平凡的聲音，和不平凡的景象震驚着我的心兒。

「我倒不相信，我從關外打進中國，征服了差不多全國的土地，竟征服不了你們兩個娘兒！」

「你永遠征服不了！」

「我沒有看到過你這樣的女人！你倔強，好，

……現在放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就是從，一條就是死！」

「死！……我為什麼不選死！你以為我是和那些不知羞恥的人一樣，會向你投降嗎？老實說，辦不到！」

原來那劇中「永遠征服不了的」「娘兒」就是唐若青女士，（她在「璇宮劇場」不久就要演出的碧血花「明末遺恨」中飾葛嫩娘，此刻正在排演該劇的最後一幕）。

雖然在抗戰的烽火中作過萬里長征，奔波了足足兩週年，但是，唐小姐的健美風姿仍不減於當年。高高的身材，豐滿的體質和素樸的咖啡的短旗袍襯托着的嵌在從當中分開梳的頭髮下的白皙面龐，愈見顯得她藝術家的瀟灑嫵媚，和湖南女兒所特有的精神蓬勃。

我不便攪擾她。我默默地站在「排演室」的角落裏，瞧着她那和日出中的陳白露完全兩樣的使人興奮，快活心悸的慷慨激昂，臨死不屈服於敵人的英雄氣概。一直等到她的工作完畢，坐下來休息時

我才對她說明我的來意，並請求她和我談幾分鐘話。『好的，我們找地方談去吧，——她立刻答應我的請求』。

我們離開「排演室」，去到另一間比較僻靜的小屋子裏。

坐定之後，我便開始問她「八一三」以來的生活，她把頭低垂在她面前的桌上，沉思了一下，這才用嚴肅而熱情的口吻同我說：

「關於我這兩年多的生活，我可以很簡單地談，但是，我不希望發表，因為上海……」

「我想是不緊要的，關於像你這樣一位藝術家，我們上海婦女……」——不等她說完，我就插進一句。

「正當上海的戰事，很緊張的時候，我隨着中國旅行劇團，」去到南京，到了南京，上海已經失陷了，我們只好去漢口，到了漢口，南京跟無湖也相繼失陷，後來我們就決定住在那兒，做一些工作。我們在武漢一共演出了好幾十個戲，差不多都是義務性質的，因此我們的物質生活很苦，不過精

神上却是很快樂的，我們住在蘇聯裏，由一個從家鄉帶出來的廚子給我們燒飯……武漢失守前，那兒的劇團差不多都到四川去了，我們因為缺少到重慶去的旅費，同時又因為香港方面來請我們，所以我們就決定不去重慶，去香港……

「你們走過長沙的時候，不是正遇着長沙大火嗎？」——我突然記起去年上海盛傳她給火燒死了的謠言。

「是的，——她回憶地說，——我們一到長沙，武漢和廣州就失陷了，粵漢路的兩頭都不通車，只靜在那兒住下來。在長沙失火的四個鐘頭以前，我的姑父（長沙的警備司令，後來給鎗斃了。）告訴我們，說是時局非常緊張。當時我們立刻決定取道公路去桂林。我們走到湘潭附近的時候，長沙已經快要燒光了，假使遲四個鐘頭離開長沙，也許真的給火燒死了。」

「這一次，算最危險，最辛苦的我們的汽車開到湘潭前面的渡口上，那兒已經聚集着二百五十多汽車，在等着渡河。渡河的舢板船只有一隻，每一次牠只能載二輛汽車過去，我們在這既無茶水飯食，又無寄宿地方的荒涼得可怕的曠野裏整整等了晝夜才渡過河去。」

「在桂林，被那兒的「國防戲劇社」留住，一共演出了兩部戲，一部是「古城的怒吼」，另一部則是洪深導演的「夜光杯」，賣座好極了。賣票得來的錢全部捐給兵士製寒衣。三個月之後，我離開桂林，去到香港，那時候，父親（「中旅」的創設人，唐槐秋先生正在生病，我替代他把「中旅」重

新整頓一翻，這已是今年春天的事了。後來，我們在香港「皇后劇院」用「中旅」名義演出了「鳳凰城」跟「女子公寓」兩部戲，前者只演出兩場就被香港當局禁止了。」

我想到他們在香港的不自由，便問：

「你為什麼不到桂林去呢？」

「八月底，我從香港去桂林，走到龍州的那一天，恰巧遇着英法正式對德宣戰，法國人不許車子通行，——她深覺不安地說着。——正當進退維谷焦急萬狀的時候，母親突然從香港打電報來，說是要我回去送妹妹到上海來唸書。沒有法子，只得退回香港。」

談到今後的計劃，她說：

「我本來想在上海暫住一些時候，一則照料下子母親同妹妹，再則我可以趁此機會補習一兩種外國文字。想不到來上海的第一天，我到這兒「璇宮劇場」來看戲，就碰見X和X兩先生，無論如何要拉住我客串一部戲，朋友們的盛情難却，我只好答應下來了。」

最後，她還告訴我：她每天總是從百忙中抽出時間來學習兩種外國語言。在「明末遺恨」演出後她也許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很痛快地做一些事情。

暮色蒼茫中，和她告別走出璇宮劇場，我的心裏沸騰着無限的欣喜和期望。

「珍重吧，唐女士！」我們期望着你。期望你是我們將來舞台上的沙娜愛娜，會議中莫斯科文！

編後記

編輯室

這次爲了紀念魯迅先生三週年，一共登載了三篇文章，我們想最爲讀者愛讀的該是景宋先生的一篇。兩張照片雖是三年前的東西，但尚未見人家登過用這樣的角度來攝取的。我們很謝謝這位攝者爲我們特別找出來給我們登載。

這次我們轉載了三卷七期文藝陣地上的一篇長詩，該刊編者對這一篇詩曾有如下的介紹「這期特別推崇黃大姐的長詩「離吉安到安義」是從奔馳在江西戰場上一位職青服務隊的隊員寄來，該隊爲上海職業青年婦女所組織，有許多是剛從舊家庭或工場中跑出來的，能夠有這樣作品的產生，也正透露了我們在戰事中的成長」我們很同意這一個按語，爲了想到尚有許多人未看到這篇作品，就轉載在這裏了。

最近郵局對女性的歧視辦法不斷的下來，文央姜平的兩篇是可供關心這問題的人參考的。

作爲本期缺憾的，在我們自己覺得還是系統的時事文章沒有，這一點無論如何我們想在下期補正，希望讀者們不斷的給我們批評。



情海疑雲 在璇宮

扑狄

情海疑雲，英文原名 *Show*。此次上海劇藝社爲了要得當局照准開演，把劇名一改再改，好不容易用了這個名稱，才能在璇宮劇院演出，也真是煞費苦心！

爲了偵探小說爲一般人所愛好，所以偵探戲也更爲一般觀眾歡迎，筆者也就是抱了這種熱望去看的。

劇情的結構，用文章的作法來比擬起來，他好像用的是「畫龍點睛法」。結果如何，直到最後才知道。前面是故作疑陣，讓人煞費猜測：陸某某是自殺的呢，還是他殺的？謀害他的是他的情人，是他的情敵，還是他自己的夫人？真是疑雲滿佈，急想一知究竟。直到人家把他臨死前的一封信公開出來，大家才恍然大悟，台上人與台下人，都融和在哄堂一笑中。全劇是相當緊張，觀劇者對於劇中人，是有一句話都不能放過之感的。

女主角小鳳，她一向演慣了活潑潑的小女孩子，這次却飾了個衆矢之的，處於嫌疑地位的陸太太馬麗娜，莊重中帶嫵媚，驚懼中帶悲楚，是非常難演，而演來能恰到好處。

死者陸先生情人，咖啡館侍女白蘭，（黎陽

飾）既驕豔，又真摯，無論誰看了都會同情她。她是一個特約演員，她是利用業餘之暇來排戲的，此種愛好劇藝的精神，已夠使人欽佩。我看過她演女子公寓的陳佩佩，我又看過她演阿Q正傳的七斤嫂，這三個人，具有着三種絕對不同的風格，但她演來，却是毫無雷同之點，此種多面性的演員，是頗足珍貴的，我們祝頌她格外進步努力！

徐立一向是師小生慣的，此次却飾陸太太之父 陸太爺，舉止、言語、動作、外貌、真像六十以外人。頗令人感佩他們的化裝與排練的神妙。

此外胡導的偵探，白荻的阿金（婢女），維拉的陸老太，翁仲馬的記者，范誼的張景琦，姜旭的鄭其昌（白蘭之父）車夫，警察，沒有一個不到家。

本劇用英文原本改編後，又略去了一幕報館中記者與主筆的談話。這對於全劇，原不十分重要；但沒有了這一幕，所謂新聞記者，似乎被挖苦得太利害一點，因爲他沒有機會伸訴他的苦衷，只使人覺得他是個造謠生事的壞蛋，如蠅逐臭似的滿天亂飛。上海的記者，該不會有劇中所刻劃的記者那樣惹人厭恨吧？

其次是我直覺到畫龍點睛的睛子，似乎點得不夠有神，因爲他只證明了死者是自殺，不是他殺，跟這一些衆目所視的嫌疑犯，都沒有關係；而却没有把自殺的原因說出來。讓偵探劇成爲問題劇，似乎不是最好的辦法！原劇說他不是自殺，而是他殺；而且殺他的是自己家裏的車夫，爲了死者是個奸細，是個陰謀家，而最後把案情弄明白來的，也就是這一個爲衆除害的「殺人犯」。這樣的案情，似乎更明朗化一點。也許因爲此時此地不許可如此演，才這樣改的，那我們怎能不原諒他們的苦衷。

原劇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諷刺偵探，法醫，記者，警察等等的無能，所以案情的大白，不讓這些人沾一點兒光？而我所得到的觀感却是：兩個年青的夫婦，不相問問，各走各的路，各找各的愛人，已經到一年以上。這種不必要的形式夫妻，維持他幹嗎？家庭本來是具有給人安息給人慰安的作用的，這樣的家庭，的確也可以痛苦得人走向滅亡，本劇也許是在暗暗地諷刺「面和心不和」的同居朋友的。「與其死，不如痛快的分手。」這該是本劇的結論。我這樣了解，不知會不會小看了本劇？希望觀者及讀者給我指正！

夜，張了它無邊的巨口，將暮色蒼茫裏的人間，一些些地吞蝕下去，巨大山峯的輪廓，模糊得依稀只有幾點影子，漸漸地消滅在黑暗中了。野外的風聲很緊，沒有月亮，格外陰森森地黑得可怕！時候是初冬了，冷風侵襲到人們的身上，使人不期然而然地打着寒顫。

在到××村去的山道中，有一羣三四十人——逃難者；扶老攜幼，在淒冷的秋風裏，暗中摸索着，沒有聲息，即使間或有一聲二聲小孩的啼哭聲和年老耄力掙扎的呻吟聲。但，不一會也就會無形的間斷。每一個人都靜默着，如夜遊神般；惟有颯颯的寒風，在逞它的威嚴，震撼着山嶺的樹木，如怒潮般洶湧。林間的貓頭鷹「咻啾」「咻啾」地鳴着慘厲之音，使人毛骨悚然！巢內的宿鳥也被驚醒了，恐怕要作強者之食，振翅格格地飛去，重覓牠較安逸的宿地。

他們這一羣，撐着饑餓與疲乏之身體，向他們心目中所認為的世外桃源——××村走着，很興奮地走着，爲了恐懼和求生存的心所驅使，也管不了山路的蜿蜒和崎嶇。

每一個人都一樣地背個小小的包裹，已將近一天沒有進食料了，饑餓的饑腸，時時在他們的肚子裏鬧饑荒；並且也急需充分地休息一下了。但，他

們沒有；也終於不敢，因昨天×匪搶劫時的可怕的影子，還整個地盤踞在他們的腦海裏；而且還恐懼着×匪有追蹤而來的可能，風吹草動，都時常使他們如驚弓之鳥般的心在驚悸着！

他們這一羣中最老的要算有哮喘病的周老太，扶着她媳婦的肩頭，歪一脚，蹣一脚的邊走邊歇着，受了些寒風，格外咳嗽得透不過氣來。

「呀！我的鞋子沒有了。」木匠龍生歇了他年幼的兒子，手上還提了一個包裹，不知怎樣踏空了一腳；滑在爛泥裏陷了下去，待拔出來的時候，發覺他的鞋子已缺了一隻，才這樣地喊了起來。

「脫掉了一隻鞋子算得什麼，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地喊叫！快走，給×匪捉着，性命還要不保啦！」發話的是在龍生背後走的王四公，他的口脛還沒有脫掉他做村長時的莊嚴。

「……」懾於王四公威勢的龍生，沒有回答，也可說不敢回答；埋頭拖了一隻沒鞋的赤腳仍向前移動。

何寡婦全福嫂，滿臉淚痕攬了他九歲的兒子順官在輕輕地啜泣着，她不能放心她病在牀上的婆婆，她不知道幾時可以回去？又不知自己逃走後×匪怎樣地與她病着的婆婆爲難？臨出門時的一幕，又不時在她的腦裏映出！

「全福嫂，妳走吧！快些與他們一起逃吧！大局要緊，再不要來顧我了；我何家二代只有順官這一根芽啊！我已有了這一把年幾，就是死也不要緊了。」她記得她婆婆對她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深陷的眼眶裏，曾流出幾點淚珠。

「……」她啜泣着沒有回答。

「噢通！」忽然間有這樣一個聲響，打斷了她的思潮。

「阿呀！不好，吊脚阿金跌下溝了。」有一個聲音這樣急促地喊了起來。

隨即他們這一羣裏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但，不一會也就平復起來。與先前一樣，蠕蠕地移動着向他們的目的地前進。

一時間一切都靜寂起來，唯有呼呼的風聲在山空間吹刮着。

走着又走着，越嶺過橋，東方漸漸地泛出了魚肚色。××村房屋的輪廓，在山峯的轉角處，很明顯地顯露了出來，雞啼聲，犬吠聲，也清晰地鑽進了他們的耳鼓。

「呵！到……了。」

這帶着微顫的呼吸聲，從他們每個人的心弦上發出。

「媽！我肚子餓煞啦！」順官向何寡婦叫着。這叫聲驚醒了他們這一羣。的確，今晨早餐的食料在那裏？又成了一個當前不易解決的問題。

一個孕婦

張冰

大肚子秀英，早上感到些肚痛，不過爲了生活硬掙到廠裏。

「秀英身子不舒服嗎？臉色這樣難看」一個小姊妹招呼她道：「還好，肚子有些痛」秀英懶洋洋的回答。「那你還要來做。幹嗎？不在家休息一天呢？」關切的問。「不，不要緊的，美珍！」這時那摩溫在她們身旁走過，大家肅靜無聲，以目示意，做，做，做，雙手不停地轉動，兩腳不停地走動，沒有一刻工夫可以使你去靠一靠息一息的，秀英在機邊掙扎着工作，肚子一陣陣的痠痛面色一陣陣慘白，不停地捧着肚子，沒有一個人注意理會她，因爲大家都忙碌在工作。她兩腳實在再站不住了，所以關了機器，慢慢地走到那摩溫跟前懇求着說「阿姊！我請半天假好嗎？」「請假倒說得容易，高興來，不高興去，都像你這樣廠要關門了，」那摩溫一頓的搶白嚇得秀英啞口無言返身就跑，不知不覺滾下了兩顆淚珠，是酸是辣是苦是痛，誰能分辨，回到機旁，把馬達開動了，又過了一個鐘頭。

「晴，秀英，快回去吧，你的面色太難看了」這時在她旁邊的一個小姊妹忽然發覺她的異樣。秀英搖搖頭，一陣慘痛，她再熬不住了，慢慢的蹲

了下來，聚攏幾個小姊妹把她扶起，扶到賬房間，蒙先生答應她回去。她們一步一步扶她到扶梯旁，一慘號，工場中起了一陣騷擾，那摩溫張開了嘶啞的喉嚨直叫着，漸漸地平靜下來。先生在埋怨那摩溫，一面吩咐小工沖洗扶梯邊的鮮血。

吃午飯時候了，幾個護送秀英去的小姊妹歸廠了，許多人圍着詢問秀英的安全，原來已送醫院了。現在她的神志很昏迷，醫生說，危險時期還沒有過，大家的眼中都表示出焦急同情的目光，每一個好像好像在替自己來的命運擔憂。突然一個小姊妹的聲音突破這沉默：「我們不想有蘇聯一樣的待遇，在生前產後有二月的假期，並工資照給，但至少也要有一二個星期的休息，工資照發，那才對，難道我們將來再像秀英那樣臨產生在廠中嗎？」「這女工輕輕的幾句，已起了反應，並且激動了每個人的心弦，「我們要求老板，賢明的資本家給我們女工康健。」大家喊出了這一致的呼聲。

夜奔

亦明

透過了枝頭的明月射在明沉思的臉上，似有無限的痛苦堆積在內心，她不住的在望着月兒出神，嘆息，徘徊，那能消去她心頭恨！

夜已深，人更靜，她點燃了記憶的燈，進入了甜蜜美麗的夢境，猛省悟：啊！這祇是水上泡影，沉淪的先聲，她用堅決的意思表示，滾開去！這消磨志氣的——永遠再不讓你重入我的心靈！月色由

黯淡而漸漸消沉，遠遠地傳來悲壯激昂的歌聲，「……用我們的熱血去換取自由平等，我們不願做亡國奴，要做中國的主人，我們並不怕死，不用拿死來嚇我們……！」

「……不用拿死來嚇我們……！哼！死並不能結束我們的生命，一切爲「正義」爲「信仰」而犧牲的人們，他能感動另一些人自動的去繼續將工作完成，它好像種子落在土地裏，當春再臨它又能重生，未來的生命將延綿不盡，得了，勇敢的去吧！爲真理去捨身！」明被這夜半歌聲激動得怒鳴！兩隻眼睛發出了灼灼的光芒，劃破了灰色的空氣，在黑暗中她有目標的努力向前奔……

德上次歐戰婦女

籲請婦女反戰

主張懸掛死者遺像

對希特勒消極反抗

〔荷蘭國京城九月卅日電〕哈瓦斯社訊：據德國科倫城消息，該處近日發現一種傳單，係由上次歐戰時之婦女出面，其內容乃指斥希特勒故意掀起戰禍，并籲請全國婦女之在上次歐戰中喪失丈夫或子弟者，各以死者之遺像當衆懸掛，以爲消極抗議之計。其言有曰：「無人能禁止汝等追念死者，彼希特勒對於德國，殆有仇恨，同胞死於疆場者，確以萬計，罪魁禍首，惟希特勒一人而已」云。



可貴的贊助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遠在四川成都的讀者，每次讀到從千里外的「孤島」寄來的這份精神食糧——上海婦女，真有不可形容的珍惜與感動。編者先生！寫稿及出錢的上海的姊妹們！我向你們致無窮的敬意！你們是艱苦的，而同時你們也是偉大的。

最近從朋友處聽到，上海紙價飛漲，你們的支特，更感困難，但無論如何非支撐不可，像你們那樣立論嚴正，更對婦女負着發聲振聵作用，得益而受到感動的，豈止我一人而已。我雖無能，也想用讀者的資格，盡一分綿薄的力量。

畫，國畫，我喜歡，我也常不自量力的「粗製濫造」，「銷售國外，舉行義賣，為前方將士慰勞，這是我唯一的技能，也是我唯一可以為國效勞的地方。對於貴刊，我也已畫了二張，寄與C君，如果貴社能裱裝一下，兜售或拍賣一下，即以售價捐贈貴刊，也許不無小補。海上多女畫家，如果能競相

捐助，那我算已盡了「拋磚引玉」的責任了。敬致民族解放敬禮！

蔡紹敏

名畫義賣

上面一封信是一位女畫家寫來的，字裏行間，充分地表現了這位女畫家對於文化對於本刊的熱忱，這是非常令人感謝令人興奮的。

據C女士說，她不僅是女畫家，也是女教育家，同時也是一位賢明的家庭主婦，他的丈夫，歷任黨國要職，可是這用不着用來為她號召的。她的作畫根底，固然靠着她的天才與努力，但她曾遨遊名山大川，用寫生的手法，收入筆底；她更不肯放過名畫展覽，欣賞臨摩，日以繼夜，這是她成功的重耍根基，因此她的山水，自成一派，此次寄贈本社的，也就是兩張水墨山水畫。以後據說還可源源寄來。

去歲她在成都發起舉行義賣畫展，只她一個人的作品，即售數千元，悉數捐助前方。她不但是一個藝術家，同時也是個熱心人。

我們得到她這兩張畫，當然愛如拱璧。因為她不但給我們物質上的援助，更可貴的是精神上的鼓勵。我們要遵從她的意志，割愛出售。有願買者，請來函開明願出若干代價！

編者

商務印書館女工生活

雲裳

今年八月裏本館同人，為了物價高漲，低微的薪水彌補不了生活的要求，於是，請求公司津貼，終因公司當局的頑固，發動了一個怠工運動。結果，公司總算頒佈了一個重重剝削的平糶辦法，這辦法的不合理，早已見諸報端，現在我把關於剝削女工的地方，寫給大家看看。

它在購米辦法開始第一條就寫着：「凡職工單身在滬者，以及女工和學生，每人每月得購平糶米二十市斤。」大家祇要稍微想一想，就可以知道這是如何的不合理。我們就算家庭不管，試問自己付了一半代價，每月購米二十斤所省下來的錢，在目前各物漲價聲中，拿來貼補什麼好？我們再三的和公司交涉，總算每人又加了六斤，共念六斤。

但是，我們女工平常每月拿公司十幾塊錢薪工，本身尚不易維持，現在百物騰貴，公司理應特別體卹才是。豈知公司以為我們懦弱可欺，不管你有沒有家屬，只許照單身男工算，這是不是最新的「科學管理法？」

我們也有父母，也有子女，當然有家庭負擔，公司為什麼剝奪我們的權利？

照目前中國社會一般情形而論，我等女人家，不出來做事的很多。但我們被生活驅使，不得不跑出家庭來做工，當然是為了經濟的負擔，但是公司的剝削，對我們偏偏特別重，我們真是不幸呀！